冏綌偶錄

中比八月南陵

徐乃昌景名

敘

芰亭大兄為姚惜抱先生門中高弟子余司鐸太平時久耳其名心豔之而未及謀面也其間公車北上聞其與郡中之士大夫詩酒相酬唱聲稱藉甚亦未及一聚首促膝談心心甚慊然前年揀發來南楚權署興寧芰亭曾以郴治中兼攝斯篆其循聲善政邦人士猶嘖嘖稱述之去冬捧檄巡查洞庭適芰亭以靖州監州佐郡岳陽忝與同舟因得晤敘生平乃出其叢桂山莊詩存聽松隨札西溪偶錄從政筆記諸集用以示予涉獵數

積學齋徐乃昌藏書

遍皆有關於世道人心足爲問世治民之資芰亭方謙謙自下以爲不堪告人余曰我輩精力殫於筆墨弗授之剞劂將散遺而無存芰亭笑曰恐爲人覆瓿耳余曰不然君不見近時士大夫人人有一刻稿乎抑獨不務身後名乎芰亭啞然如子言不惟災棗禍梨是破有用之鈔爲無益之舉也余曰是更不然君不見世之嗜聲色玩好者揮霍如泥沙囊橐旣竭且稱貸而益之此乃眞無益也君曰無益不猶愈於彼乎芰亭乃允余說而强付之梓人余卽以所勸芰亭者而爲之敘

道光十八年五月蒲節前三日于庭弟宋翔鳳敘於星

垣旅次

西溪偶錄

南陵何彤文更亭

治河論

古之治河者河治則止爾今之治河者尤不可以不治淮古之治淮者淮治則止爾今之治淮者尤不可以不治漕故治河難治河而兼及淮尤難治淮而又及漕則難而益難雖然自我觀之則無難謂其難者謂去淤難置水難責期難任人難籌費難河自雲梯關西至禦黃壩其塞不一途長而土膠途長則高下難槪土膠則堅

厚難除故曰去於難浚河必先涸其身然後施畚臿以全河之水而欲置之他處是驅强寇臨弱國鮮有不破者往年假道滅壩害及田廬是其明證故曰置水難漕粟春初北行夏乃止秋則艘空而南冬乃盡一年之中或南或北浚河非旦夕事也以漕故不能不尅期期廹而功偷矣故曰責期難河自壩至海約三百餘里受役者雖以大糾小以散合總其間奸良不一類勤惰不一性非必優劣紊半也一人不如法卽一工累全局矣大吏憂於上庶司違於下殺之亦何濟乎故曰任人難國

家惟正之供各有所用大役旣舉靡費無算司農不能給其求計吏不能會其入故曰籌費難有此五難智者絀謀勇者却步得此失彼迄無成功非止無功也將治河而河日壞治淮而淮日儆治漕而漕日累靡帑猶其小焉者也顧衆以爲難而吾獨以爲無難者豈有他術哉亦卽其所難者治之而已去淤誠難然湖之所以淤者有阻焉者耳苟深浚而廣鑿之又遵設爬沙等具以時疏之何遵古法不過逢灣去直束水攻沙之說以濟之淤豈難去哉責期難然期之促廹以漕往來之故苟

權爲海運陸運之計使寛三二年盡力於河則河斷無不治者矣海運陸運今已行之何害於漕第不可常耳期豈難責哉任人誠難也然大小皆臣也何遽不忠於所事則以督之無方而用之不專耳督之無方則良者亦奸用之不專則勤者亦惰況奸而惰者耶苟擇能而使之量才而授之推心以與之多方以察之專任以責之儲資以給之厚賞以勸之峻法以繩之將見小大具舉內外畢效人豈難任哉籌費誠難也然富有四海其事易集苟專任重臣會其出入或取賦之餘或括庫之

積或責納於鹾或樂輸於官或權置武功之爵或偶役
災祲之農費半功倍費豈難籌哉誠如是則寬其期以
力浚得其人以課程裕其財以備用涸其道以施工通
其塞以復故而河猶有不治者乎河治則淮治淮治則
漕治然後東南可百年無恙轉難爲易不得不仰之司
河大吏矣

五層議論洞見治河原委潘季馴河防一覽無此簡

切弟李榕陵讀

治淮論

洪澤湖至今日非舊形矣其非舊形自淺河始也河不通湖治者不知所以治輙洩之湖河竭而湖清清流而濁停其淤而高也較舊一丈餘或二丈此誰之咎耶是湖也蓋淮之下流也淮清安得淤淮源遠又安得淤惟河奪其入海之路又侵其疆域使竭而淤淤而溢溢而竭故今之治湖者若知有三患則湖治矣何爲三患湖於禦黃壩以外無通河者惟桃源等邑之祥符閘爲黃漲分洩之門其始建也蓋有萬不得已之勢而非以便

司河者之捷於邀功也既有此門以爲離湖遠黃水由此入其淤隨流隨止迨至湖而濁可變清矣爲是說者蓋非知河者也河沙水六斗泥水之所至即泥之所及烏覩所謂至湖變清者哉始以河溢速求分泄不暇他顧而驅之湖繼以湖淤力難疏濬水不能蓄無以禦河河湖交病是洩河之爲患於湖也一也湖水常足以河高而欲駕之則水恒慮不足又湖爲河所淤身高而水不可以多蓄徃徃啟閘啟壩以導之則水又恒慮不足不足則漕不能通遂有借黃助運之說是說也司河者亦

深知其病而不能遽行乃輸粟孔亟計無復之亦不得
不援以救急夫自禦黃壩至淸河以南之漕渠勢甚下
路又甚曲河一洩而節節皆淤矣不然而直衝湖口孰
能禦之蓋不止壩口盡淤之爲慮也是借河之爲患於
湖也二也比歲以河高爲憂河高則不能敵壩其實非
河高也河淤故水高水高故壩之能敵遂有多洩淸水
之法蓋欲藉力於湖以敵河也夫河固可畏湖豈不可
畏乎河滿則溢湖滿則不溢乎淤旣高一二丈則向之
所洩湖者如仁義等壩皆無足以資敵壩萬一滿而溢

不東決則西崩耳東決西崩禍在民亦在漕何則路塞而漕梗矣是多蓄之爲患於湖也三也有此三患治之益難欲收其功必先治河河之有害於湖而不能有利於湖也亦自然之勢也清濁不同也清可利濁濁必害清故分洩借途皆足病湖然苟不爲所淤而湖得以通其入海之路自今論之卽謂之河之利湖也可也河之利湖莫若深浚禦黃壩以東之淤則湖可出矣湖可出而恃其強弱以定蓄之多寡寡旣不憂其阻運多亦不憂其旁溢然後度其高下堅其隄防愼其收洩固其版

牐而淮猶有不治者乎故曰治漕者必先治淮治淮者必先治河

洞悉河與湖壅塞之弊故於隄防收洩之方言之鑿鑿足徵平日留心世務未悉今之治漕者亦能取其說而行之否也

弟蔡雲帆讀

治漕論

漕之策各䂜併禦黃壩以達於京也以壩爲通塞壩之集各艘以北運而滙於漕渠以河爲通塞故河塞則壩塞壩塞則漕塞於是乎有海運陸運灌運之三策海運自崇明十滧轉南槎至北槎小途甚直而多淺自北槎經成山折入天津直沽口稍曲而嶕多凡行海者不畏深而畏淺不畏風而畏嶕何則凡海中非風不行行切急急則力無所施遇淺不及避而舟膠矣膠則破不可救矣葫蘆沙五條沙萬里長沙凡在黑水条水諸洋者

宜避之又自大成小成等山西北行經廟島至曹妃澱其間如海螺劉公崆峒小石諸島下多石觸即碎故南吳淞北天津約四千餘里河石之害甚於風水元之運劉河明之運鷹遊門路近而難行不若十溵之捷此海運也陸運自淸河縣境糧艘所泊之處至北運河口十餘里或二三十里車若干輛牛驢若干匹夫若干名以次遞運蓋先截回南空艘於禦黃壩以北之漕渠不論幫衛均其受兌者也一邑之人畜器具安能供各艘之用故必取資於他邑於是文檄之繁伺候之苦鞭箠之

慘有不可勝言者又盗竊散夫易換之弊知者不能洞悉其奸害貽數邑此陸運也灌運爲倒灌法倒灌者挹湖水以敵壩外之河也先閉禦黄束清等壩使中間數里之水不流置糧艘其中然後排車湖岸以千計晝夜挹注則水易滿待其滿而啟壩以運艘則湖高於河矣如是者六七度萬艘可運此灌運也之三者皆所以利漕也然海運可暫不可常無論沙石風水撓敗難更僕數設奸人窺伺攘奪則大洋中官不能禁是齎糧而與盗也雖天威遠振海宇澄清必無此患顧惟正之供萬

一有缺何以供粢盛給祿糈豈萬全策乎陸運雖無妨於漕然擾及數邑之人畜使不得其體糜絡殃民亦非良法惟灌運其害尚輕且節費夫集夫車水民不擾乎顧官給其值以供公家之用民亦安之苟得吏親董其役不使胥隸毒及百姓民雖勞亦無怨且五日一倒塘用水車數千具不過一二月卽畢乃事其費不及海運陸運十分之一粟不易舟舟不易人雖非正運亦權宜之計也雖然海運既有意外之虞陸運又有擾民之患郎灌運亦非經久之規以天庾之供而不思良法以垂久

遠漕河諸臣受恩厚何以仰答朝廷則治河不可不盡力矣

海運有齎糧與盜之患陸運有勞民傷財之弊前人行之皆可暫而不可久者也開河運漕已成不易之經惟以清濟黃當於洩流疏淤使河不病湖湖能助河方於治漕計無遺策耳　弟全礪臣拜讀

湖南水利情形上篇

吾楚大湖南北凡濱湖之區一遇大雨驟漲旁溢泆流汩田漂舍甚至侵入城市以至百姓流離死亡載道守土之官報災議賑封疆之吏請撫綏卹固已軫念民瘼視民如子矣乃自嘉慶十年以後迄於今疊有水患百姓報災州縣敷衍申報以此泛濫橫行之水委爲天災流行豈眞天之欲殃斯民哉人自召耳請以管見言其大畧今以天下之勢論之水之源遠流長者莫如河其次莫如江而皆歸於海河身大於江所經之處多平衍

順其勢而導之自無横溢患江之身小於河所經過之處兩岸多有山以夾峙之其寬濶處則有湖以容納之濱江濱湖之邑又有長堤以捍衛之宜無有漂決之患矣乃數十年中而被災不輟者何哉我國家承平已久生齒日繁人滿則有地滿之患地滿必至有水溢之患此勢之所必然者何言乎地滿人滿也當明季時張賊屠蜀民殆盡楚復被擾逃亡者半而江西少受其害人民無恙平定之後江西人入楚楚人入蜀故當時有江西塡湖廣湖廣塡四川之謠今則不然湖北江西江南

安徽浙江河南陝西甘肅諸省仕宦商賈以及百工技藝視湖南爲膏腴之地百物所生易於謀食逗留而不肯去湖南無業之民多遷貴州廣西以及川陝楚毗連之區耕山墾土雖羊腸鳥道懸巖絕壁稍有荒土無不刀耕火種若此者已百餘年矣當其始也深山窮谷非箐林則荒草山之細沙浮泥護以樹葉草根堅完如故也及其既開擁其根株芟其蔓草犂之鋤之土性日以鬆浮大雨則泥沙自山頂而下瀉入諸溪以達於江羣匯於湖其壅滯不去遂變而爲洲與渚日積月累洲渚

日以高湖底日以淺附近居民從而壅之築之此湖田之所由來也其有田在湖瀆者貧人變產富人壟斷書田契必勒寫水濱水涸則因其所淤之土從而益之此私垸之所由來也富人有餘貲倩佃田築三年不納其租堤垸既成然後計畝收租此私垸之所以易成也而近時江南之賈於楚者挾其巨貲倩工而築此私垸之所以日多也兼以黔粵川楚之墾山者其泥沙隨漲而下此湖南水道之所以不暢而災無已時也然則計將安出為今之計惟有導之而已掘之而已或有為之解

者曰今昔情形不同礙水道者大半官垸民垸而私垸不甚礙焉不知私垸之多千百倍於官垸民垸私垸之築高固甚於官垸民垸私强而官與民弱私大而官與民小私多而官與民少水之洚流非私垸橫塞夾擠阻滯水道而有以釀成之乎或有爲之說者曰私垸多於官垸民垸苟欲導之掘之其中有廬舍焉勢將安移其老幼男婦人將安置決埂毀垸其人工飯食費將安出年聆其言似爲理而爲斯言者各邑之士與農半之各州縣之官與幕又半之推原其故則見小利也苟安也

不顧其役也何言乎見小利也無糧之士而民埜之郎
樂士也以其所餘奉之於官賄之於胥役上司有問水
道者或日前日所議毀之私垸已被水潰或曰勘掘已
盡久爲烏有縱委方面大員佐貳散吏前來查視開局
聚議照田斂費託其地方官及委員之家丁爲之誣誘
飽其囊橐而去及銷差不過照州縣前日所禀復者依
樣而葫蘆焉無論地方眞情形不可得即繪圖貼說毫
無實跡民既得其官官常私有所獲且以爲官與民相
安於無事也何言乎其苟安也私垸之築例所必禁和

盤托出不顧同官之處分巧爲規避同官必怨向得民財今掘民田民必怨旹示掘不掘則功合不行不惟民之向日所奉公而私餽者皆不可得卽民或從命不相拒阻無辦理不善之咎而平時深居簡出恣情聲好以極富貴安榮之奉偶斷一獄卽欠伸曰今日勞苦誰肯赴應掘之垸櫛風沐雨身率勤勞乎以故因循而已何言乎不顧其後也以爲私垸之築相沿已久不自我始官垸民垸儻被淹潰私垸倘存可以納賦有濟於公胡爲其議毀也署事者則以五日京兆視之實授者將乞

各憲調濟量移之他苟有能者請善其後否則仍遵我前轍蹈我故智也日後之成敗利鈍非所意及矣且今日之官動曰我進士也我舉人也我選拔也律固不讀經史子集亦未嘗深爲攷求卽身臨其地一邑志乘又何曾細閱假手幕友而已聽之胥役而已問其邑之建置沿革則茫乎未之聞也問其邑之山川道里則茫乎未之知也又安能言水利哉不厭瑣屑縷陳楚南水道以與有識者共商之

湖南水利情形下篇

或有難予者曰子之言水其形勢固燎如指掌矣言行水其層次固朗若列眉矣然今之官垸民垸有不礙水道者有大礙水道者今之私垸有大礙水道者有不礙水道者且有官垸民垸而藉私垸以捍衛者並有藉私垸以護城隄者有向之議毀而今未毀者今之應築當水道而不能築者且私垸之多合濱湖州縣將盈千焉既已屬私例所必禁而有廬墓有居民能毀乎卽欲毀垸決堤疏河費將安出人將焉置予應之曰此予所以

有因地制宜通權達變之說也今之水道如君山昔在湖中四面皆水春夏皆可通舟楫詢之岳陽者老衆口僉同今君山惟南面之山常在水東西北三面皆洲秋冬涸出水道已絕不能行舟直成草坪又岳州城外昔自南至北一大汊坪泊舟處距城甚遠今則直泊城下閱岳州志宋時有護城堤自明萬歷之後崩塌不能復修岳陽樓原爲城闕因巴陵爲水衝崩移城山頂樓仍故處然在乾隆末年城外尚有大坪今則無之君山孤浮水面今則三面有洲蓋以水之爲性涸西則衝東也

又如西湖之布袋口昔之水道也今開布袋口已淤塞冬間卽難行舟矣恐君山之下將來必築私垸而布袋口一帶則已有私垸也水既不遵故道此所以今日有官垸民垸當水道私垸不當水道之說也又如楚南古昔傳有五渚其見於楚詞者朝發枉渚兮夕宿辰陽夫人而知之矣其餘則皆不可考雖水經注亦不能詳焉知不因吳蜀時分割荆州漸以墾田泯其古迹乎此近日有今昔情形不同之說也在乾隆時陳榕門相國撫楚奏叅玩視水利之官審擬私築監生之罪今已七十

餘年矣查乾隆二十八年陳榕門相國撫湖南時奏請
將築楊林寨之監生馬志正等斥革擬罪將湘
陰知縣縣丞革職以為玩視水利者戒奉硃批
所辦甚是又奉上諭云陳宏謀於此事不為姁
姬之惠殊得
封疆之體　自陳公去後而私築如故州縣畏難苟安
以迄於今積重難返此近日所以有廬墓人民不可遷
移掘毀私垸經費無出之說也即以不為姁姬之仁得
封疆大臣如陳公再身當其境亦不能出吾策之外而
更有善策乎策有三請為一試今之官垸民垸如實當
水道而被決者即不必修任水直性以順其性今之私
垸如實係不當水道者毋庸議毀令其加修執請升科

以補有糧官垸民垸之缺其西湖水來之處如龍陽武陵一帶私垸東湖水來之處如長沙益陽湘陰一帶私垸實有礙水道者必掘而付之滄波洞庭之尾如巴陵華容之私垸及汀洲有礙水去路者亦必相其要害而掘之然後水可得而治也其治之也奈何大吏嚴飭州縣言出令行不爲姑息之仁州縣潔已奉公不受業戶之賄毀一垸以保衆垸治一縣以保衆縣屬吏有違吾法者責革之富民有違吾治者重究之懲一警百未爲不可彼官雖貪墨寒窗十年始博一牧一令未有愛錢

而不惜官者百姓雖愚卽愛其廬未有不惜身家性命者至於舞弊之胥役保甲則重懲之彼民知法之不可玩而牧令之不能受吾請託而爲吾諱也有相與委之而言者矣或又曰如子之言近於不仁其私垸之民人忍使其流離失所乎予應之曰如子言則姑息養奸也養癰貽患也湖南地勢高於湖北湖北又高於江西安徽江南不禁私垸之築不毀當水之垸湖身日以淺湖底日以淺一經久雨大漲如高屋建瓴直灌而下湖北先受其災江西安徽江南凡濱長江之處皆受其患是

以鄰國爲壑也則築私垸之鋤與杵皆殺人之具也姑息一省私垸之民先害本省再及他省竊恐罪不在民也而在大小之官且不惟旁人受其害也即如前年湘陰華容龍陽武陵諸縣被災其私垸之民人淹斃者又豈必也哉吾故曰非天之欲殃其民人自召耳而究其所以然則獘成於因循互相蒙蔽迂曲拘牽之州縣與無卓識巨見之幕友及武斷鄉曲把持公事通同書差行賄舞獘之刁生劣監壟斷罔利之豪右先整頓斯三者而後水利以行

[illegible]

呈松湘浦相國 并序　湛

大清受命以來重光繼照郅治允洽軌蹟夷易
恩覊鴻溶聿曼羨九垓斯綏逢涌原泉八埏遵化
元首垂拱於上股肱贊襄於下於爍千古純熙萬年裔
皇漢唐彪炳文武猗歟隆哉蔑以加矣昔舜有神禹能
格三苗宣有虎臣薄伐玁狁協氣橫流武節猋逝伏波
之勛立於銅柱竇憲之績勒於燕然是皆身馳絕域功
冠當時者也我　湘浦老夫子含辰象之秀德體河岳
之上靈气蘊風雲身負日月螻蛣之穴光被六幽雲漢

之塗鑿空萬里滔滔猶四瀆之紀地昭昭若三辰之麗天惠與八風俱翔政與五材並運侯府寄隆儲端任顯銓衡專統圖版攸司總六曹之幾務擅專席之尊嚴都尉長松將軍細柳威震華夏政秉樞機相國之任如此其繁且重也相國始仕郎入軍機章京由員外郎晉秩內閣學士歷遷戶部工部左右侍郎及御前軍機大臣於乾隆五十九年晉工部尚書駐藏辦事旋轉戶部尚書出督陝甘爲伊犂將軍於嘉慶十四年十二月調補兩江總督十六年正月復調兩廣總督加宮保協辦大學士旋授冢宰九月卽拜 武英殿大學士夫九楹之殿非大木不能支千里之途非良馬不能騁是以凌飈之羽豈慮反風曜夜之目何憂倒日夷險

不變其志升黜不搖其心東西兩漢左雄卓立而難攀南北二晉山濤拔奇而莫繼韓范名著於宋廷文富譽隆於遼使爲霖爲雨惟鹽惟梅神理景俗文化柔遠道潤金碧言炳丹青擎天柱於四維轉鴻鈞於一氣杜如晦之能斷房元齡之善謀應務成務持正守文相國之才相國之度如此其含宏廣大也蓋鑑之積也無厚而照有重淵之深目之察也有眸而眂周天壤之際納山陰於寸眸拳大漠於一掌摩天之刃劈理分肌回日之戈挽夜使晝充國作金城之固定遠伸玉門之威令肅

平河源文加乎日域薛顏陀已遵侯服之制黠戛斯來識王會之圖烏譯陳政狼歌薦功偵諜不敢東窺駝馬不敢南牧焉耆五十國候月而來銕勒十一部向風而化以至青狐九尾白馬鋸牙海蛤煇瓶蟬蚫豹犬莫不歸琛納賮航海梯山偉績過於郅都合名浮於崔寶蓋朝廷得名宰相則百寮景從邊塞有大將軍則四夷畏服相國之豐功駿烈又如此其彌綸宇宙也故威可以格山中之猛獸神可以愈沈痾之病夫粵東撫署屢患怪異相國時督兩粵爲書大虎字懸壁間怪遂絶智不爲僞飾所蒙明不爲無情所混

相國每至烏拉俄羅斯喀什葛爾等處審案明鑒如神片言郎服　前後凡二入相五作督入爲尚書既寄封圻之任復膺專閫之司入載庫倫兩鎮西域又嘗駐節藏衛周歷徼外所著綏遠紀畧西招紀行西招圖畧衛藏全圖新疆識畧歷代名臣錄共若干卷班超投筆久廢文章博望乘槎不聞著作撫今據古按里考程紀事三萬餘言安邊二十八要大龍飛之一統澄龜鑑於千秋一尉侯於西東合車書於中外昔相國之督江南　彤文郎備員弟子今復追隨函丈黍列門墻垂天之雲無時不蔭澤時之雨靡有不滋

佩實啣華緬規向矩及相國賢嗣故侍郎克亭今侍衛雲圃皆不棄樗櫟時施斧斤夫泰山非撮土可益河海亦細流所歸慚悃忱之未舒托毫素之能及　當代名公自成燕許韓門詩派有愧盧劉詎云薄技效長非敢歌功獻媚載賡長言敷陳實事庶頌禱之非虛感恩之有自耳

泰山巖巖衆山所崇河海洋洋衆流所宗天降元老赫赫師松維皇降東惟性秉彝先知先覺爲後之師我　聖我　皇乃神乃武天下歸仁兩階干羽

穆穆　天子矯矯虎臣協於一德上下惟均薰風
煦夏膏雨滋春克宗厥后克惠厥民厥初膴仕載入
郎官穆如清風懷香握蘭迺統六師桓桓虎貔西撫
衛藏北俄羅斯　帝曰欽哉便宜行事將軍王之
勿疑勿貳樹德務滋立威務熾作朕股肱靖共爾位
相臣曰都　帝德廣運日月其臨雷霆其奮臣下
遵行惟　帝之訓誅逆除暴取亂侮亡德威惟明
皇圖允昌　天顏怡怡　王言如綸當代
名臣嘉慶十六年相國督兩江於謝　恩摺內
奉硃諭獎以忠清正直當代名臣入字

惟茲任茲左右二陝上下兩江旌旄一麾人醇工麗
再制百粵孔揚斧鉞　恩詔宣麻　入覲金闕
天降飢饉民不聊生哀鴻嗷嗷登山呼庚相臣啟行
流民攀轅生我育我昊天之恩相臣憫之上奏
天子　天子含之下令如水嘉慶二十二年相國攝篆兩江竣事北旋於下邳道中遇飢民求賑即回車暫駐飛章入告得旨撫卹於其歸也州人繪像志感孫寄圃節相黎襄勤河督皆有贈詩黎民鼓腹含哺以嬉厥惟相臣慰我斯
飢相臣之德如運五行相臣之功如築長城古之大
臣望之如神今我相臣尊而可親如雲在天如水在

地休休相臣難乎爲繼　聖謨洋洋曰堅曰剛天
錫純嘏俾熾而昌道光三年　萬壽聖節　賜
宴十五老臣於萬壽山玉瀾堂繪
圖紀事　御製有中外宜勤祝我　天子祝我
歷年所不偏不倚柔兼剛之句
相臣　聖君賢相億壽千春

呈陶雲汀宮保 并序

夫天生非常之人必厚以非常之遇而使之展其非常之才建其德與功以大其用我　大清享國將二百年矣　聖聖相承天以克肖其德故又生賢人以爲之輔其在勳閥世祿之家父子昆弟持節秉軸而效公忠者無論已即堀穴巖藪之士苟能積德力行天亦必以兩間靈淑之氣鍾祥降瑞誕生偉人以昌厥後而隆其報符此者其惟我　雲汀夫子乎夫子世居小淹爲山川靈氣之所鍾其　尊人　太夫子萸江先生

力學敦行至老不倦家本清寒而見義必爲芳巖盛德
不可殫述雖困於場屋屢試不售講學嶽麓時其詩古
文詞名儒巨卿無不稱其所學而欽其爲人聞安化當
年黌宮傾圮　太夫子以一寒士首倡督修步行鄉里
挾册勸捐　夫子年尚幼負笈以從口授所學不數年
遂成進士入詞林卽此一端已知天之錫福必攸好德
其他善行彤向捧檄赴資水猶聞斯邦父老咸稱道之
然則　夫子之貴　太夫子之德有以起之　夫子之
才　太夫子之教有以成之而歷卿貳秉節鉞事功煊

赫
主眷優隆默默中爲主持者則有天焉惟天能福善故於積善之家生令子惟天能降祥故於知人之主賚賢臣雖然天也惟夫子能遵庭訓不負主恩以上報乎天何則世豈無父教之君成之天畀之者乎及一旦得志忘所自來或玩物適情淸娛廢事者有之摸稜希旨無所獻替者有之使氣任性剛愎自用者有之甚至聲色自娛賄賂潛通置國計民生於不問是有負於家與國與天也我夫子由言路而考官而監司以及陳臬開藩分巡總制實心實政所在有聲而撫

吳督吳事功則有為人之所不敢為為人之所不能為者昔撫吳時如籌海運以通糧艘疏京口而復圩田倣轉運而紓民力力排眾議決計而行已見　夫子之勇於任事舉重若輕猶憶癸未六月皖江水災不俟報聞即攜帑躬涖各屬撫卹流離禁止搶奪然後籲請蠲賑使下民知

皇上廑念災黎饑溺縈於宵旰恩澤出於朝廷得為政之大體此尤其彰彰最著者也他如糴隣封平米價勸育嬰瘞撈尸設粥廠籌義倉次第施行綱舉目張賑卹數十萬活全億萬人力能補天民慶更

生仁聲善政海內咸聞皆由其誠求國是上體　皇仁故事在必舉而動輒有成至若登虞山拜言子之墓置祭田奉震川之祀過青山修太白之祠採訪六朝以來忠臣義士孝女節婦奏請旌表發其潛德幽光以勵世俗其振興風化有關名教又豈淺鮮也哉及其督三江也三江制府勢分冠諸督政務亦繁他省膺此職者舉措甚難至於　主眷民望能始終如一者當代諸公屈指曾不數人　夫子於下車時首端鹽筴鹽院一使向皆視爲利藪或開筵慶賀而受苞苴或勤薦親友

而索佽助以至鹺綱騰價藉引行私百弊叢生　夫子乃奏而裁之歸政於督汰陋費禁私販疎官引俾鹽政以調而向之游食於鹺務者或相與謗之　夫子不顧也并通飭各省一遵功令毋得受陋規致私侵官毋得蹈故智揑情飾報　彤去秋代篆東安時曾接　夫子來札由楚省上憲轉飭下屬者一月之中曾十數次焉此非真心實力奚克至此至於麾下屬僚有循聲者必保薦之士人有一長者必獎誘之故舊子弟不能存立者不遠千里爲周恤之及至　公餘閒暇則取其所經歷所

設施者清樽對客相與從容游宴而歌詠之此直古大臣風矣雖以之宰天下無難也三江一督安足以盡夫子之才與德而竟其用哉前年入都述職　天子溫慰勞苦並問少時讀書處書印心石屋　宸翰以寵榮之而楚南當道諸公復摹泐於嶽麓書院以傳示之羨董生之下帷嘉老泉之有子蓋將以彰義方之訓慶賢臣之遇而共覩　聖天子優待大臣之恩德合乎天也　夫子因王事奔馳久離桑梓思假歸省墓請於上前　聖心允俞嗣以防汛匆迫遲遲不果今

秋因閱兵江右公車所至逼近珂里遂獲所請較之古
人著繡衣而晝行旌節而過鄉閭者其顯榮爲何如也
彤以吳蒙監州邊徼素未嘗肅起居奉教於　先生乃
遠荷栽成獎勵後進遂得以微名濫叨卓薦因懼有負
期許願爲弟子受業請益雖長江萬里職守所羈身未
能至而心已嚮往之矣玆者鳴騶戾止登門請謁敬賦
俚言並繫以序非效世俗感恩諛詞頌德正以識吾
夫子之所以致君治民不惟　彤　一己奉之以爲師範且
以示同官者之知所遵循焉至於他日金甌卜相玉燭

調元吾 夫子當必有如皐夔之贊勷周召之夾輔君臣一德上與天合者斯豈小子之所可管窺而蠡測者哉

惟 淸受命代有 聖君天鑒厥德篤生賢人俾督全吳用制其軍都俞吁咈參贊經綸堯舜爲君禹皐爲臣

惟嶽獨峻惟湘斯淸山川淑氣毓秀種靈生我 夫子卓犖崢嶸起家寒畯致身 帝庭受命秉節爲

國之楨

昔撫蘇吳海運是程採道繪圖　帝曰汝行糧米
沙積舟檣雲并天吳駭伏海若効靈發自十淞達於
帝京
濬我吳淞疏我京口掰息浮言成於一手導其圩塞
復厥田畝或耘或耔十千維耦民賴其利功垂不朽
昔在癸未皖水瀰瀰災不俟報携帑拯之奏請蠲賑
撫卹流離設粥待餓捐棺瘞尸實心實政已溺已飢
功同再造衆口作碑
緬懷古賢拜墓立祀節女孝婦忠臣義士發潛闡幽

請于　天子以敦風化以振頽靡民用丕變　公心則喜
督我全吳首調鹽政惟　帝曰咨授汝以柄汰其浮費捕彼強橫私梟斯飛官引以定惟彼游民任其訴病
或曰制府太自勞苦　公曰不然盍觀于古明刑者臯治水者禹遊逸戒荒協恭奉主敬告蒼天心香一炷
敬爾在公不諱其私曰有賢良爲保薦之士有材藝

為說項斯故舊窮乏周邺靡遺公餘間暇清酒一巵
以其經濟發為歌詩
帝曰都哉作朕股肱念卿賢勞何以酬卿用晉
顯秩嘉乃忠貞業由志廣　庭訓是承晝錦堂開印
心石瑩頒此　宸翰爰汝　先靈
公拜稽首陳于　上前循分供職臣所應然歷
年秉節將事承天未遑假歸展省墓田　帝曰嘉
哉忠孝兩全著繡晝行旌節鄉閭
皇天無親惟德是親天道靡常惟佑善人　英江一

老　公之　先君砥節礪行超倫絶羣積善垂裕遺
于後昆謂予不信請看制軍
形也吳蒙志業未廣捧檄邊陲末由瞻仰休休有容
遙爲推奬私心揣度懼負鑒賞請事　公門請益函
丈
公之措施功德無量澤我桑梓三吳保障天有甘
霖海無驚浪坦易慈祥　公忠弼亮引領望　公端揆
作相

呈楊誠村宮保

聖代皇圖固英雄發跡奇風雲歸大將帶礪肇宏規篋劍千年嘯桐珪五等垂鷹揚今尚父燕頷古男兒川嶽鍾靈氣星辰耀　盛時輪囷肝膽壯呵護鬼神維褒鄂行間貴侯王部下隨勳名光日月姓字動華夷到處欃槍掃崇班帝載熙上公眞應運賤子請陳辭碩望長城是高標弱冠推華陰培玉樹黔嶺毓瓊芝擊殞傳髫稚分籌絕勍羈欲磨補天石恥作處囊錐投筆班超慕揮鞭祖逖追提戈聽卓犖聚米試游嬉烽火驚盤瓠軍門

起伏雖萬言挾韋布一卷謝書癡輶肅飛霜下山深成
角吹韜原藏虎豹威已懾熊羆區畫堂堂進艱難事事
宜衆和如挾纊士飽可忘饑神製防身弩花開向日葵
當先親仗鉞轉戰獨揚旗遠慮古全勝殊猷溯始基苗
樓調綠猓邪敎楨潢池遂扼山南險兼掃隴右師洗塵
留雨露立盾見仁慈法馭人難犯金分賞不貲合圍收
死力設間任他歧碧血丹心瀝黃巾赤手笞聲原震鼉
鼓陣豈限魚麗火礮金精鍊沙場鐵甲披膚功經畧倚
偉績　殿廷知宇內無餘孽朝端寄遠思郊圻需長子

鎖鑰付專司偶以牙兵累毋令蔓草滋降軍漫生變哲
婦更扶危絕塞新游覽元戎舊指麾五申三令肅四節
十年持有地皆衝要何方不撫綏決幾尤迅厲置誥戒
傾欬論事風生座投壺酒滿巵屯田允國壘入蹕伏波
祠河北羅妖鳥逃西控駿駼權均唐節度任重漢藩籬
福相單咸喜靈臺衆釋疑狼煙清斗極鵬翅展天涯諸
部安耕牧長空息魅魑捧槃環故曲守櫝等靈著丞享
昇平樂焉辭筋力疲寶刀吐寒燄大樹植康莊畫錦從
容記鄉關款段騎旆旌擁衡嶽蘭芷挹湘渭南紀才聰

佛西蕃忽叫鵰燃灰沸回紇卜骨報闕氏樞輔飛干檄
征途歷萬巘登壇欣共托蠢爾復何為悁別奸跡得朝
行賊氣虓勦鋤皆躍躍剪撲愈孜孜阿木迷其魄婆羅
覆厥扈沙蟲倏變幻狐兔痛嗟咨連貫雖傳箭危城尚
守埤藏林王則獲設網智高羅天祐紅光現源窮黑水
稜計乘除久雪早勒蓋山碑洗穢巢齊毀擒渠算未遺
從來張撻伐總是慰瘡痍驛路傳書急甘泉捷報馳乾
坤一侯尉顏色展　軒羲勁旅全歸矣幺麼縛獻之沛
綸昭異數告　廟肅先祇　恩自中朝篤珍從內府貽

章身榮錫綬開讌釀清醜宮傅頭銜晉勳封賚澤施酬
勞重錫爵勸善本無私與國同休戚圖形表羽儀遭逢
逾李廣奕葉仰韓琦冠上餘雙眼堦前桂一枝乞歸閒
晝哉拜表進　丹墀夢却卸鄖醒情懷故里怡笑言攜
父老辛苦看鬚眉幾度猶瞻　闕重湖又卧治勤宣彰
矍鑠捍衛靖邊陲尤擅風騷意非徒競病詞專門偏退
讓健筆轉淋漓好士心成癖虛懷禮覺卑狂歌容杜牧
聽曲感鍾期廣漠開搜輯芒鞋按履綦扇市猶寃在德
量信如斯憶作平津客曾親絕代姿覓嫌單翼薄鱗早

一斑窺竊幸蒙青盼依然戀絳帷順風幾噓拂頑石費
鑪錘武惠頻封絹平原好繡絲山河藉雄鎮七十受仙
祺壽世偕鐘鼎延齡卜鶴龜霞光鋪下界海屋射春曦
今日驚無敵前賢合擬誰　君王自神武願誦少陵詩

蝦蟇子苔玉川子詩

道光四年春仲偶見盧仝月蝕詩愛其字句之

難讀姑勿究其所寓意畧仿其體作蝦蟆苔語

亦柳宗元天對之意一時情興偶然觀者幸勿

哂其意之何屬也

碧海泬漻青天寂寥輕風拂拂過樹梢雲絲霧縠細可

纅一物上緣一頭三足似鱗非鱗似甲非甲彭亨腹大

空而枵其色青黃指爪纖利兩目如明珠閃閃直接青

天高隨風飍飍如紙鳶虛空作力能堅牢須臾上天來

張口呬舌鼓吻噓齒利利如尖刀欲進故縮以爪劃天
砉然響廣寒宮殿齊動搖丹桂拉折如蓬蒿嫦娥轉身
驚欲逃玉釵墮落回纖腰元兔伏地不敢動拳足貼耳
戰慄聲脩脩但見煤炲一搭如墨投水頃刻化眾星攢
出如蝟毛驚起十萬八千戶拍手齊聲號中有一人名
爲玉川子仰手大罵聲呶呶手指脚跌意氣豪忽然伸
紙疾書高吟低咏一千八百字字字欲殺蝦蟆妖付之
閶闔風直上青雲霄蝦蟆一見啞然笑一笑翻然倒腹
哆口吐出氷輪一个華容鮮此身翻覺虛飄飄歛容攝

氣有良久乃大聲言曰玉川川子玉川川子素昧平生下此
毒手古來老吏能殺人何嘗不許人開口蝦蟆有言爲
告玉川公言堯時天上有十日十日並出如火然三足
烏滿天飛炙灼禾黍如燃其天怒大降洪水汨殺九隻
三足烏烏飛汨不殺反汨九州之民魚頭鱵鱵在水湄
說我當食反不食蝦蟇饒餓何其癡我聞幽都有陰崖
岌岌孽孽劖牙利齒陰風刺入人膚肌土伯九約其角
觺觺敦其脄血其拇逐人而駓駓參目虎首聲如豺食
人之肉以解饑萬物至此盡僵斃骨拆肉裂凍不醫十

日尚然照不到蝦蟇安可大嚼之我恨后羿彎弓扶桑
射殺九隻三足烏至今幽都纍纍多死屍魍魎攫屍啖
其首魒⿺鬼皆伸爪剜其膚髑髏血糢糊顆顆如貫珠陰氣
不能散凝結迷人途幸有温嶠犀照見萬怪圖不聞當
年宋玉招三閭魂兮魂兮大聲呼蝦蟇精又言曰公欲
使東方龍統領三百六十鱗蟲角插戟尾揮風殺我來
天東不知癡龍好癡睡兩眼常朦朧其珠失去尚不覺
至今頷下猶空空長人千仞其力無窮猛過綠毛熊大
海淼淼霧雨淫淫攝人魂魄不知數蒼龍之耳常癡聾

安肯出力來戰攻公欲又招南方鳥赤潑血項長尾短飛跋躚將我來啄殺不知南方鳥張赤口伸赤舌飛來飛去趕炎熱蓁蓁反鼻蛇其長百丈伏在穴獰獰封狐九首虺三足鼈成羣結黨肆吞齧赤鳥見之陽不知謂我何辜忍殄滅公欲招虎於西方白毛倒卷何猖狂猛勇十倍強天狠斧牙鑿齒碎鐵石爪鉤尾戟排刀鎗其貌雖惡其心良有物豕首縱目披髮而鬖鬖談笑不住口物物多害傷赤螘大於象壺蜂轟轟飛四旁虎若欲食早已食我知未必將我充饑腸公又恨北方之鳥龜

被蛇東殼縮頭不出來誰知反與老怪鵰將鮌來誑欺
烏龜即來亦何用以火灼殼成死灰欲支床脚不得支
歲星主福德官爵奉董秦忍使黔妻生覆尸無衣巾歲
星之事日萬集安能一一留其神熒惑翁與土星素來
袖手觀八成太白眞將軍統領天上兵未奉天之命不
敢來施行辰星主廷尉二十八宿尙書郎環列分兩行
爲天作主張讀律律未熟一時偶遺忘臯陶之鬼已轉
世不是蕭何丞相即是閻羅王牽牛與織女日日遥相
望一耕一織尙不暇此事與彼無容商狼星前足短行

路多踉蹌蚩尤播旗鼓終日汗如漿枉矢張眊目眊目難端詳天狗守天門防禦暴客行姦強公欲逐之一齊使謫落獨留北斗懸中央此說似無理未免爲荒唐況我無異心只愛明月光捧此白玉盤可以酌瓊醲照此青銅鏡可以鑒短長公今謂我瞎天目如蝨暗地生睫眶何必嫦娥作扁鵲不用金篦刮此明珠藏龍鱗之門公不管火星之犯公不防我暫到此一把玩便費如許太激昂蝕天之蟲蟲正多公難一一揮其戈蝕火爲飛蛾蝕水魚龍鯨鱷蛟黿鼉蝕金爲貘蝕土蚓蝕木爲蛀

鑽枯柯蝕人精血為邪魔暗中殘齧人不覺人影自爾
便短矬眉之蛾首之蠓髩之蟬髻之螺百物聚集安樂
窩日蝕一絲不見損有時而盡竟瘦瘥金銀之精化為
蚨雙雙叠叠似蚪蝌百物之腐便成蠹細筋入骨陳縷
覷食膚飲髓不揮去反與親狎相摩挱即公亦不免蟲
齧文章光怪字僻頗雕龍蟠繡虎右蛇神牛鬼亂叱呵
入公之心競衝突玲瓏穿透如蜂窠彫蟲脫腕鳳出口
一字寫出數隻蛾我蝕月月即脫物食人蝕不歇罵我
雖有因慷慨太激烈君莫痛哭而欷歔回家且視赤腳

之婢長鬚奴姿容憔悴形骸枯陰陽之蟲蝕之將無餘
公爲作詩一逐驅免使世人煉黃金煬丹砯駐顏大萬
方方士將人愚願吟萬遍寫萬紙交與東西南北風送
到洞天福地烏龍啣去藏靈樞

詩必有所爲而作雖藉物興懷言在此而意在彼所
謂寄託遙深也風騷之後實難爲繼合此者惟唐之
杜少陵韓昌黎宋之蘇東坡陸放翁足以當之其旨
遠其詞深有關於一時之得失乃足發後世之深醒
今觀此詩言之有物豈苟爲炳炳烺烺者讀者慎毋

作尋常咏物游戲筆墨視之目注乎語言文字之中
神當悟乎語言文字之外否則隔鞾搔癢癡人說夢
矣　舒鸞橋拜讀

賦旌表節烈蘭孫氏詩

天地久平蕩澹然無新奇聖賢語庸行兢兢而自持闇然日不見至理危乎危天地與聖賢脗合無他岐人得天地靈卽具賢聖資賢聖不世出天地終如斯大氣日流轉一呼一吸隨靈氣入其竅淪浹髓與肌如血走脈絡如藥趨肝脾厚薄因其質得之卽綱維丈夫秉亮節矯矯世所知所知丈夫賢舉世同其詞成仁與成義慷慨無自私昭如日星列勇若風雷馳乾坤拓懷抱鬼神側目窺大者論廟食小者生其祠詎知天地氣氣中分

雄雌餘氣入女子激昂同鬚眉穠華轉永雪金石歸鑪
錘素心一寸中闊大包九逵才美乃餘技貞節尙勿虧
古來多美人史冊名不垂古來多才女死後無殘碑風
雅助談笑任世相瑕疵所貴得眞氣浩然與天彌皎皎
奪明月熒熒守幽發其淸如氷壺其直如朱絲陰陽苟
轉換安見無爲施淶水有逸事聞之流涕洟蘭孫合朱
陳新婦欣結褵貧家禮節少惟奉翁姑慈翁姑謂新婦
婉娩多令儀羹湯識姑性寒暖知姑時琴瑟自和協內
外相融怡所苦命不辰七載良人辭三生中道絕九原

末路追幽悲泣堂隅含辛拜牀匳靈衣動烁風明窻淡
朝曦欲哭不敢哭惟將心暗思上能慰慈親下能撫遺
兒慈親髮皓皚遺兒動嚶咿日對此老幼百憂時時羅
姑曰新婦賢無子甘如飴里曰新婦賢女子倚門楣蓮
花絕汙泥纖月無塵緇所恨月與花尚未毀其姿瑾瑜
發奇光有叔如貙貌視婦若奇貨居之得良齎爲覓富
家子黃金慰渴饑大海生波瀾平陽變欷歔青天忽翳
障白日慘不施惡鳥何哀鳴老鴉集樹枝殘魂泣露草
躍躍動死屍夜寐見惡夢羣鬼相笑嗤旦醒辨其兆顛

赤而忸怩自信姑嫜賢豈忍將余欺羅雀幸無綱引銕
安有磁竇外伺瘈狗巢中出梟鴟伏弩機暗發怒攫鱗
之而不見有媒妁但見多魅魑猙獰衆夜叉猛勢千熊
羆袒臂狀刼奪握拳恣笑嘻不知節婦節可憐癡叔癡
狂話起倉卒強婦施粉脂但思囊槖飽不計家室宜促
婦就車去婦應面強喚恐傷慈姑心潛身故遲遲出戶
到邱隴展拜少酒巵無聲並無淚腸結凝氷澌此身付
豺虎此心指神祇歸家覗慈姑入廚作晚炊市遠無常
珍食貧供饘酏孤兒得食喜不知母心悲婦志不可奪

傾刻面目黧瞋目視其眾入閨長歎憶十年雖不憶一
索而得之壁燈暗不明點鼠聲侏離直立若槁木烏雲
一肩披眾見婦不出入房窺所爲闃然見之驚一散空
堂婢兒號痛呼天母淚如綆糜隣里問所以四壁聲譆
譆慰母勿哀慟詰旦鳴有司有司本庸吏得賄已倍蓰
因弗細訊鞫那肯詳毫釐小民怕縣官莫敢相詆訾七
十有五載斯獄竟不治覆盆寃難伸日月照有遺荆榛
滿墟墓白晝眠狐狸故老述其事往往長吁嘻彼舊憫
斯節千古交在茲宏綱繫元造潛德終顯丕大賢握倫

常世道能肩仔淸河大觀察觀察爲吾師至誠感神靈
仁德敦澆漓風聞此故事殷殷細詢咨沉寃雖莫雪苦
節或可摛封閭與式墓表彰明倫彞謀之賢令尹搜羅
得鄉耆問年八十餘傴僂雪霜髭郎爲烈婦子一一陳
端委吾師大獎異鉅筆翔蛟螭粉屛媲烈字塗丹而剛
剞一語動
天聽上領
天子頤
帝曰婦誠
烈可以興頹靡
綸音郎日下斯名永勿墮貞坊兀
然峙恒爲風化基上蟠百尺龍下負千歲龜水火不消
融陰陽相猶庚詞臣記事實方冊留箴規僉曰是疇力

非觀察伊誰力能提重泉白骨含春滋揚芳摛其華振
興扶其衰賢人一在位庶績允保旛輝煌到幽室彰癉
明雍熙如雷敞戶出如日中天麗夫子樹陰德上天降
鴻禧食報常不爽眷佑大奚疑更逢賢太守作啟徵歌
詩廣平金太守名禾作啟徵詩大雅一時起羣賢得兼毗承龍固愚
陋屢感吾師推自慚下里音仰荷春風吹爰歌道其略
不敢流虛鳴執筆汗沾脊載拜起肅祇

吉止齋尚書詩集序

彤文侍湘浦師有年得與都中士大夫遊其最契者爲吉止齋尚書令子蓉峯月樵昆季有苕岑之誼如金斯鎔如雲斯合不以不才視彤也夫草蟲鳴則螽斯應彪虎嘯而清風起蘭茝播其殊香塤篪流其雅韻道尚一致心無五交蓉峯昆季與彤每月必集集必具酒咸舉酒而祝曰勢逾王公權傾卿相黃白陵積琚珍水流屈眾寶而爲閭使臣羅而守藏氣燄雷鳴奔走鳥駭隱中心之劉齾掩赤顏之忸怩我等有是乎無有也秋禽一

毫管必胹胕春風半箑報以死生扼腕盱衡弩張劍拔
朝朝以天日爲心日日以肝膽相托其背盟也若秦越
之視其趨利也若晉楚之爭我等有是乎無有也陸大
夫宴喜西都郭有道人倫東國龍門巍峩鱗次攀附蟲
以媚惑炫以英華飾無鹽爲子都誣伯夷爲盜跖唇吻
雌黃衷懷荆棘我等有是乎無有也然則限以南北隔
以山川勝友如雲素心在指雖日同乎情亦其契乎天
也酒闌燭跋慷慨欷歔往往假景作詩以紀事夫詩人
之表也性情寓焉人品見焉其大者清廟明堂之作金

鐘大鏞之音噌吰鏜鞳彪炳喬皇建翠鳳之旗擊靈鼉之鼓羽翼三頌噴欲雨京其次則周旋戎馬之間鞅掌風沙之際長城吹臺之吟從君出塞之什戰馬一鳴邊聲四起如風雨之灑至而震電相搏也如飛瀑之出峽而沙石相激也其次寫景咏物贈答問遺期於妥適要歸和平最難者處尊崇之境而不傲寒素秉節鉞之嚴而不忘詞章如蓉峯月樵其尊人止齋尚書之詩不可多得尚書帥漕江南巡撫東魯一切應酬之作概爲不存而獨與石梁程禹門更唱疊和導情抒性前所刻二

舫聯吟與黃心盦所見集樵山詩話久已膾炙人口感導人心今蓉峯等重輯遺稿彙爲一集囑彤爲序彤不敏何敢言詩特感其不請於當代鉅公而商於蓽門寒士則蓉峯謙謙君子之用心猶尚書惓惓下士之忱也尙書之詩已傳寰宇芻蕘之辱敢並琳琅區區附驥之私一日千里同心之語終身弗移諒不至風雨急而綴其音霜雪零而渝其色也是爲序

開首發出數種議論若不知爲尙書作詩敘也者其身分已高行文排蕩徐庾擅長　弟李佩衡讀

註聊齋志異序

昔人謂老杜詩無一字無來歷而註杜者累月經年亦搜括靡遺及讀老杜詩有云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此殆自道其詩夫使胸中無萬卷書安得能無一字無來歷使讀萬卷書而未嘗破又安能融會貫通如自己出下筆若有神哉近世許小說家者謂其敘事列國難於三國又謂列國三國尚有古人陳迹可尋至水滸一書則更難於列國三國以其從宋江等三十六人橫行河朔一何演出三十六天罡配以七十二地煞合成一

百單八人各爲寫其性情形狀已屬大難且又於調姦醉酒打虎殺人放火行竊贈金等事層層犯復因難見巧施耐庵殆神於技者乎夫耐庵生於宋不立於元不求見用於世故假水滸一傳以抒其抱負宣其閱歷若著聊齋者生逢盛世以彼其才其學其識而不獲一第無怪其嘲試官謂并盲於鼻也聊齋胎息史漢浸淫晉魏六朝下及唐宋無不薰其香而摘其豔其運筆可謂古峭矣序事可謂簡潔矣鑄語可謂典贍矣其志異也大而雷龍湖海細而蟲鳥花卉無不鏡其原而點綴之曲

繪之且言狐鬼言仙佛言貪淫言盜邪言豪俠節烈重見叠出愈出愈奇此其才又豈在耐庵下哉至其每篇後異史氏曰一段則直與太史公列傳神與古會登其堂而入其室漁洋老人雖間有搔着癢處尚不能與之並駕齊驅後之批聊齋者亦可毋庸效顰般門弄斧矣且近之讀聊齋者無非囫圇吞棗涉獵數遍以資談柄其於章法句法字法規橅何代之文出於何書見於何典則茫夫未之知也即讀焉如未讀也有執以相問難者十不得其一二焉良以讀書未破萬卷故無

從索解人耳其自欺者則曰吾不求甚解毋怪今之能讀書者少而著述愈不古若也吾家地山老人幼卽好學老而不倦其於經史子集既能強記多求解說乃以通才而不達於命奔走風塵作客依人於公務餘暇取聊齋而註釋之某字句見何經見何史見何子見何詩文集必溯其源而求其實絕無恍惚依稀附會牽誣之弊久之粲然成帙亦與註杜者之詳晰無殊使向之讀聊齋而不得其解者今則渙然冰釋眞可謂煞費苦心嘉惠枵腹矣余於此竊有說焉且有感焉我　國家二

百年來人文之盛亦云極矣而二百年中可傳之書有三一代作者皆出於北人而南人未之逮也一爲孔東亭之桃花扇一爲王阮亭之精華錄一爲蒲留仙之聊齋志異然桃花扇前則有琵琶記近則有蔣心餘之各種曲與之相衡阮亭之詩今雖無與並肩者而唐之温李諸公實其淵源若聊齋一志雖博物虞初夷堅癸辛獨異諸志皆不足與同年共語不惟近世所無即古人尚且不及然則吾南士人將何以與北人較長角短爭鳴其盛哉竊謂應註書尚有二陸放翁步武老杜者也

如官祿帝青之句頗費搜考小倉山房四六多引用未見書甚難詮解應增修書亦有二大淸廣輿記苗疆山川道理風土人情皆有益於文章政事者也先生其有意乎請爲註之釋之增之修之道光丁酉菊月朔一日何氏不才子彤文謹序於星垣之旅次

聊齋志異大半假狐鬼以諷喻世俗嬉笑怒罵盡成文章讀之可發人深醒第其筆意高古字句典雅固非紈袴子所能解亦非村學究所能道蓋非具一代才不能著聊齋非讀破萬卷書亦不能註聊齋也然

則詮聊齋者可謂聊齋之功臣而序詮聊齋者實亦詮聊齋者之知己矣詮之難序之正不易詮者序者或許余爲能讀聊齋志異者歙浦舒其鍈鷺橋氏撤

跋

或有問於余曰曹雪芹紅樓夢此南方人一大手筆不可與聊齋并傳余應之曰紅樓夢不過刻畫驕奢淫逸雖無窮生新然多用北方俗語非能如聊齋之引用經史子集字字有來歷也是以　芰亭先生序中弗道及之道光丁酉菊節前六日其鍈又跋

閻千之百戸六十壽序

古者士不分途其人才皆出於學校自左氏有敦詩書而說禮樂之說幾幾乎有文武之分矣我　朝文武並重自開國以來其由臺司而爲提鎭由提鎭而爲督撫者不可勝數初未嘗以其出身限於資格而不竟其用也吾友閻君千之大兄其原籍世居直隸大名之南樂因其曾祖汝器公以百戸仕於楚南其大父景懷公暨其尊人提三公復以千戸宦遊於楚遂家於靖雖未致位通顯然能世其官皆有賢聲靖之人咸嘖嘖稱道之

干之雖生長將門玅習騎射而酷嗜文墨能作窠臂大字古拙有法並解音律於金石絲竹擊附吹彈無不各極其妙至其言談詼諧吐屬風雅驟與之晤輒不知其爲武人也余於道光十二年因裁郴州判調補靖州節年奉觀察檄委常駐洪市訪捕匪類洪市爲千之分汛駐防因得與時相晤處朝夕談心迄於今已三易蟾圓矣當余之始于役於茲也聞同鄉之客於洪者咸稱閻公爲端人正士嗣聞市之商旅稱之本地居民稱之隣封之同僚又稱之夫以一百戶之長職不過七品於操

綠外所管理者捕盜私宰私販酗酒賭博而已而近世之居此職者或藉此以爲身家計其於操練捕緝要務則又或廢弛焉其於所轄兵丁不行約束則又或任其放縱致滋擾焉甚至各挾私意與同城州縣同汛佐貳相齟齬否則貪緣印官聯絡紳耆狗苟蠅營甘人唾罵而不自恤者蓋往往有之矣此皆千之所深惡而痛絕之者也今春余因巡政林端甫去任兼理洪司兩月得與千之同官於此見其於所轄兵丁待之如子弟其謹遵約束也於民間秋毫無犯其於所獲痞類申之以訓

詞其杖責果斷也於無辜絕不株連亦何其明而廉嚴而寬勇而文乎使假分防之權易以邑宰之職安在不可展百里之長才而安集斯民也哉嗣余於五月赴道轅啟事仍奉委駐洪市訪緝廉實黔會撥差均難信任遂暗與干之約凡前後所捕獲者數十餘犯皆藉君之腹心爲干城焉假使知方不訓於平日又安能臨事而有勇踴躍而從公哉干之由乾隆五十八年入伍六十年春奉派出師征苗隨劉軍門打仗七次奪獲器械軍門壯之委駐觀景山堵禦前後共打仗二十八次嘉慶

九年冬拔補額外十七年拔補右哨頭司外委道光十
年拔補今職其嗣君亦授澧州司戸可謂世濟其美矣
茲於九月　日屆指使之年花甲初周闔市商民乞
余一言爲之壽夫余與千之固同寅而協恭和衷而共
濟者也今以委代東安篆缺介壽之辰惜未及與諸君
子稱觴一醉聊以君之所可傳與余之所欲言者而爲
臨別之贈以當登堂之祝焉是爲序

何地山先生詩序

令讀大集以五言古爲最七古次之近體又次之要皆可存之作集內如寡婦吟一篇則孔雀東南飛之遺意也理目擊一篇則蓼蓼者莪之至性也他日自述一篇見先生之去就以道自持慰友贈緇笏軒等篇見先生之結納以誠相接餘如蓮葉出門行咏古咏史諸作皆有聲有色神情綿緲不僻而及於古至改詩一篇是先生於刻燭撚鬚之餘有悟於古人作詩之意故能道其甘苦如右昔人謂太白之詩以天勝子美之詩以人勝

夫以先生之才與識與學而又孜孜於此篤好不倦吾見其於詩之境未有止也將見其詩之境進而益深也他日一卷自編秩然成集其中之得於人與天者惟先生能自喻之并祈梓而行之以與斯人共喻之也道光丙申仲秋桂節三日彤文讀於星沙之釣樓旅舍并識

銅雀硯賦

魏太祖征伐之暇築銅雀臺焉飛檐瞰地雕甍矗天金楹熇爍綺閣鉤連晃光内照流景外延紛紛或或氣象萬千爾其上鑄鴛鴦之瓦外通玳瑁之樓粉黛三千衣羅裾縠蛾眉二八妙舞淸謳比聽鸝之館輿較鬥鴨之陂幽幽無何而星移物換玉碎香消胭脂零落笙歌寂寥城狐社鼠木怪花妖紅羊樹化銅雀煙銷望美人兮心傷思公子兮斷腸荒涼兮榛蕪塞路落寞兮苔蘚圍墻歷幾何時而徒見夔呿魅睒兕踣熊僵乃爲之歌曰蕙

帳飄零罷歌舞冷落荒臺剩風雨遥指西陵一抹煙碧
瓦參差入黄土又歌曰製硯呼爲卽墨侯曾經晉魏幾
春秋不隨陳壽終三國還贈陳琳檄豫州

何地山先生註聊齋志異序

韓子有云作文須先多識字字不審則義不明愚謂讀書亦須先多識字字不審則義莫解淄川蒲畱仙志異一書原本經史子集取多用宏驟難索解讀之而或不識其字不惟無以知其文之妙且無以知其義之所存而有以得其措詞之本意也彤少時讀此書遇奇字僻典扞格不通輒廢然興歎曰安得有爲之註釋者以豁我心目乎蓋註者著也言爲之解說使其義著明也昔人謂著書難註書亦正不易畱仙氏無書不讀每以其

所得見聞仿晉唐說部而爲之志其命意修詞選字則皆博取於古而供其筆端夫作者具一代之才積數十年之精力而始成一書註之者非博聞強記旁搜遠考又安敢取其書而妄加詮釋哉迺於家地山先生案頭見有手註志異辨其聲別其異同發明其義理考核精詳一一皆本於經史子集使向之讀是志而未審其字未解其義者今則寓於目而了然會於心而釋然且對之而怡然也因拜手以進曰盍付諸梓刊而流布以遺世之讀志異者時先生引晉人註莊事以相謝彤曰莊不

註於晉而後人終註之蓋難識之字難解之詞非註莫
明今先生旣已積數年之苦心搜考靡遺是不惟枵腹
者受其惠而著志異者且將於冥冥中感知己矣先生
曰諾子其爲吾序

題是敘註志異者非敘志異也文則極爽暢之致慕

如張兆第評

唐東溪詩序

天地生才原不擇地楚有洞庭衡嶽之奇往往多產高人畸士而澧蘭沅芷又為三閭大夫所寄與離騷直接風詩開漢魏六朝之先聲沅溆雖古稱荒服實為三閭所遊涉故寄風騷者閱千百年後猶時相崛起焉唐子東溪潭陽之老宿也年少即中副車嗣乃棄制科業肆力於詩予耳飽其名憾未得見然心識者久之近因友人溆之譚君芸蕃獲睹其篇什其詩一出以眞性情眞學識其遊山玩水諸作幽潔處似王孟淡逸處似陶韋咏物

適情諸作工雅處似放翁奔放處似太白感時紀事撫今弔古諸作悲壯淋漓慷慨激昂處則又似少陵蓋能掃去陳言獨標新穎集古人各家之長而自成一家言者乃抱此不可一世之才而不求聞達真可謂高尚其志者矣東溪家固饒築館宜園栽花課竹弄月吟風優遊自適雖處城市中而閉戶養高不妄與人接殆淵明所云心遠地自偏者歟夫自古以來擁厚貲者或矜夸縱佚肆其慆淫其儉約者又或躬執牙籌時勤會計以爲子孫謀求夫知元知默守道之極爰清爰靜遊神之

廷惟寂惟寞守德之宅如楊子所云者蓋累千累百而不獲一焉今東溪不以財賄驕其志不以名利役其心而惟以恬吟適其性情以好禮用爲詒謀昔黃涪翁謂林師仲曰質夫兒巳十七歲正當擇師取友今東溪無涪翁之屬乃獨識芸蕃延之於家教其子姪復出緡錢修前明米忠毅公墓此其風規落落偪近古人不又於是而可想見其襟期哉予重東溪之爲人今芸蕃爲編定詩章將梓而問世囑序於予予論其詩兼及其人以弁於首願世之讀東溪詩者規撫其詩並規撫其人也

舒鸞橋詩集序

甲午之冬予捧檄沅湘閒晤鸞橋於龍標次年春復晤於雄溪詢以近事抵掌而談切中時弊有知人之所不及知言人之所不能言者心甚異之叩其家世居溆之竹坰宅於清溪之濱自前明以迄於今仕宦科名代有賢哲因知其所學淵源有自遂訂交焉嗣予代篆應陽郎邀往勷事由是而辰而岳而晃恒掃館下榻晨夕相依開誠見心情同手足鸞橋少予五歲以兄事予嘗出所自編燕遊草竹里閒吟重湖遊艸彈鋏閒詠漁城詩

草龍標詩鈔五溪吟舫湘遊草諸集見示囑予爲點定
予往來衡湘汜乎若不繫之舟即閒有久於其任者又
鞅掌卒卒無須臾之閒故遲之久而未有以應也今年
春以親老擬請養旋以憂卸篆因代務未了歸里遲遲
長夏無事乃索鸞橋諸稾逐一披吟得以悉其抱負凡
足跡所經有所感觸輒形爲咏歌至其寄託遥深感慨
微至非復近世之吟風弄月摘豔薰香者可同年語也
鸞橋自幼力學有志用世以數奇屢薦不售僅以司訓
筞名銓部年踰半百一片寒氊尙未擁坐近復以家貧

親老作客依人亦可歎矣然予於此竊有說焉夫天地生才不數數見也遇不遇有幸不幸自古爲然豈惟今日今以鸞橋之負才俊敏立志高曠乃厄於一遇而不獲展其才遂其志其一腔熱血抑鬱無聊之氣無所宣洩是以撫時生感遇事興悲不得已而托於詩歌以自寫其苦心而近世又乏賞音忌之者輒以爲激烈太過昧此者又以爲徒托空言究其實則深於詩者少而憐才能用才者尤難得耳雖然莫謂世盡無知巳也懷才如李杜雖不由科名起而知章能薦之嚴武能用之今

世豈遂無嚴賀其人耶君亦惟靜以俟之而已卽不然鸞橋固以詩世其家者其高祖慕衡公之慧雲堂詩草乃祖遜文公之約齋詩稾乃伯酉樵公之竹根齋詩草久已膾炙人口矣今鸞橋能傳衣鉢爲替人復以詩鳴將見後先濟美傳之無窮以覩世之豐於遇而嗇於才者其得失又何如哉又何必掇巍科致通顯博當時之榮哉鸞橋素稱知言當以予言爲不謬綢繆數載形跡兩忘行將分手益難爲情因縷述訂交之由投契之久序君詩首以副臨別贈言之義而兩家後嗣讀君詩而

閱予序者當亦知吾兩人相知之深云

流連反復曲盡纏綿作者之苦心閱者之興感俱能一一傳出其文生於情耶抑情生於文耶

愚弟向季賢讀

諶芸薔詩集序

夫詩以言志而言卽心聲往往篇什所陳其人之性情見焉學識見焉所歷之境遇亦見焉諶生芸薔生而秀頴髫齓時出語卽驚其長老及長能文詞有聲庠序間於經集外尤熟悉於史舉業外復肆力於詩與其鄉舒君鸞橋稱莫逆交舒君嘗同予誇其俊敏前年秋獲晤於星垣嗣予通判見芸薔客遊於沅唐子東溪見而奇之遂館於其家客春芸薔執弟子禮來謁出所著詠史詩乞爲評定今春頻來又出其與東溪倡和詩見示余

與黃虎癡舒鷺橋爲題其集近復寄續刻授羅辰沅耆督形之歌詞爲紀其行事蓋芸蕃朐羅全史具論世知人之識而又負其才氣不苟合於世奔走四方足跡幾徧於東南游覽閱歷擴其見聞而所學益以進其一腔熱血抑鬱無聊之氣復藉古人之忠孝廉節智名勇功以寄興而肆志故其詩歡娛之詞少而感慨之詞多焉昔人謂詩以窮而後工其謂是與然芸蕃雖暫輟於遇而抱此不可一世之才豈眞長貧賤者哉嘗閱唐代詩人李頻生而秀悟多所流覽見重於姚合高適不治

生産少年落拓見重於張力臯而二人卒因二公之賞鳶致身通顯亦可徵有才者之不終窮矣芸蕃勉乎哉士惟患業之不精耳今其所蘊蓄已卓卓如是儻由是而進之豈有終汨没之理況年力富強當備其才以備

國家之用其勿以賞音未遇而灰青雲之志也芸蕃勉乎哉

贊賞勸勉無限逆情深合師友贈言之體 愚弟向季賢讀

[illegible]

舒鸞橋楚南硯材說敘

余自道光八年分發楚南會奉委至甯鄉益陽安化新化諸縣及補郴州判曾代理桂東興甯宜章諸縣不數年間已涉歷兩郡一州數邑矣後因裁缺調靖州判由長沙沅江龍陽武陵沅陵瀘溪辰谿漵浦黔陽會同綏甯諸邑至靖之臨口其間因公由會同辰谿麻陽而至鎮筸因署廉缺由武岡新甯而至東安卸篆後復由零陵祁陽清泉衡山湘潭而至長沙嗣解黔餉由甯鄉益陽一帶過芷江晃州而至貴州前年權辰州判卸事來

省復署岳州通判由長沙湘陰而至岳今年夏奉委一
查湖田再查戰船復由湘陰而巴陵而華容而武陵總
計前後所涉歷者楚以南殆幾徧焉在郴判任時偶得
石以爲佳矣及遊辰靖衡永一帶山溪間於役往來而
後知楚南之石可爲硯材者多合楚南各處之石聚而
相較而後知潄石之佳歙弗如也端弗如也郴石云乎
哉其石之性石之色石之發墨鸞橋硯說甚詳有見其
硯者無不認爲端溪下巖舊坑所出且疑爲家傳舊物
則其石之佳可知矣其說之不誣可知矣噫斯石也必

傳斯說也亦必傳昔柳子厚徒謂楚以南少人而多石不知楚南之石可爲硯米南宮徒知楚南有谷山不知谷山之外硯材如此其多而漵石如此其美鸞橋自銘其硯云發僻地未宣之秘勝前人已開之端豈虛語哉豈虛語哉余亦有硯癖者鸞橋贈以石遊楚十年官雖貧而硯特佳鸞橋不惟有硯癖且有嗜古癖故於前人箋記史譜論說紀錄之後取漵石而獨申其說余喜其說之詳而余癖且油油動也爰濡筆而爲之序

序硯材耳前半拉拉雜雜若不爲序硯材者然其實

乃十分爲潊石出色寫照蓋閱歷多鑒别精也中間
遠客歙端近客郴爲潊石作陪後更請出柳米二公
爲舒君作陪眞無窮出精新筆亦不懈而及於古愚
弟張兆第拜讀

何都諫公遺藁序

公諱烇字文明號朗峯其先世居江西之廬陵至元時公之始祖安二公始遷於安徽之南陵是爲南陵何氏公父諱梧篤行好義有隱德太孺人孫氏以公貴贈如官公生於正德丁丑十月二十一日亥時幼而好學有志於古人偕其從堂兄龍泉公奕從學於歸震川先生門下三載始歸震川先生集中有送何氏二子序蓋卽龍泉公與朗峯公也朗峯公由進士授吏部主政歷官吏科戶科禮科兵科給事中年甫五十有二以疾終於

官時論惜之公自爲諸生以至服官一行不苟其房行
窓稿疏草文集著作甚富皆公手錄不幸厄於火從孫
懼其手澤之無存也乃網羅散逸并得公手錄登
仕履歷遺本及會試文藝論事奏疏往來書札家言粹
言等篇抄集成帙蓋所存者亦不過十之二三耳彤與
公爲分房從孫自弱冠後橐筆走京師前後二十餘年
在鄉之日恒少於公之行事雖得常聞於父老而公之
正言讜論則未嘗得其原本而誦讀之也去年冬因公
赴省旅寓中夢從堂伯翊鴻引入一大廈至寢室見有

貴人紗帽角帶緋衣端笏而坐伯謂彤曰此吾宗也乃拜而侍立見室中有案書籍紛陳又謂彤曰吾宗將以付汝醒而異之初不知爲何兆也嗣奉檄赴江南灰儀一帶催趲囘空軍船因便道旋里省覲老母方邀其族中兄弟子姪清釐宗祠公項以爲久遠計而闔族等乃以公之文章事功不可久而失墜伯之子聯璧旋覓得

抄本撿以付予噫予始悟向之夢蓋夢公也公蓋欲以此灰燼遺篇使彤爲正訂之編次之付之梓人鏤板成書以傳其緒餘於不朽乎道光己亥冬十八世分

房從孫彤文謹序於晃州官舍

晃州胡氏宗譜序

乙亥夏彤文惶恐恭膺　簡命來判晃州從長沙沅江逾洞庭之西經武陵桃源及辰沅兩郡所閱黔疆楚邊州縣民情土俗純駁歷歷知所自來每私自誓曰政務首敦倫紀歸民德於仁厚典曰親九族謨曰敘九族民族親則不離民族敘則不犯陌路其族者離之故閱牆其族者犯之故離且犯坐訟獄速矣夫有族豈無譜有譜豈無規而羣焉勿遵勿守其流弊遂至若此彤承之玆治朔望謁　文武廟因宣講　聖諭由晃之

西五里而至龍溪口因會勘黔楚交錯由龍溪二十五里而至大魚塘一年中勸農捕盜屢從晃之東紅岩洞曹家橋二十里而至波州之花草溪又十里而至椰林村其間山峯羅列帆檣掩映而溪側山旁高閈閎建祠宇者不一而足族之人春秋祀焉昭穆分焉竊幸此邦古處恪守典謨親親敘有無煩政教之頒徵發期會三令五申者而三八訟期紛紛兩造跪東西堂狺狺不相下非昆弟則叔姪殊與建祠本旨相刺謬雖臨審勸諭至再至三類皆口然心不然甚至集諸祠士民於署堂命

取譜牒所議亟證之是徒飾彼輪奐燕笑几筵或剥或烹以孝以享具文爲而傳書錢穀紛至沓來卒卒無須臾之閒得與諸祠進一解一日東科栗學有州庠來謁則胡生國銓其人醇謹少坐出其族叔祖歲貢生之岐所修胡氏譜請序詰其要作曰敬宗收族敦行平爭嗟乎族果準此何憂乎陌路何憂乎鬩牆何畏乎鼠牙雀角坐琴堂而讞千詞不若酒硃豪而序一譜爲能正本清源歸諸無訟晃今析芷江之六里使族盡如胡氏人盡如胡歲貢得雋朱循吏如蘇州范祠堂記之義而超

之駸駸乎人文鵲起不日顯揚門閭以仰副
聖天子臨軒策遣親叙民族之至意則懽甚忭甚
始從堊民歸厚說入卽得大體繼於循行閭里見民
之尚知敦本繼於聽讞訟獄又見民之未盡敦本末
褒美胡氏以風六里層層剔層層破能合讀者孝弟
之心油然以生至於氣度之宏肅筆力之奧衍又其
餘事其寢饋於唐宋諸大家者深矣 晚向季賢拜讀

勸本族捐與義課啟

西鄉何氏距縣六十五里素稱南陵望族非科目不及（無限深意慨）而秀才所不見之地也（當以慷）道光戊戌冬彤因督催楚南回空軍船便道省親過縣治見王邑侯詢吾鄉進學者有幾乃近年來歲科試不進一人而丁曹孫三姓文童多有取錄充弟子員者豈吾姓應童科者絕少其詩文又亞於他姓歟心焉數之爲數非不多也然全軍彼觀於壁上一士莫志於黌宮修名不立極於今日此亦父兄（歸咎父兄歟）（爲子弟）挽回風氣之時而子弟之立志者感慨奮興之會也且

諸君子亦憶前事乎明嘉靖中給諫公中舉中進士國朝乾隆間亦得中舉者三人一時稱盛斯亦必有所恃矣由近觀之會試者僅一人而遊庠序者未之見奈他姓笑何愚竊謂我姓生童不乏穎悟文詩賦策藝之佳者未始無人而年來不獲一衿其故安在則以不專者此道一學而事了局吾不患學之不進鄉會試之不能中式也患在立志之不堅文藝之不能精耳夫文藝之不精立志之不堅學之不進鄉會試之不能中式父兄之責也父兄不能延請學師學師不能教訓子弟習氣

昔盛今衰無限感慨

切中學

相沿以進學中舉中進士視爲難事循是勿變伊於胡（切中近日情弊）底矣吾意我姓生童不肯奮志者亦有故謂家貧必兼（近日寒士多以此借口究由立志不堅難進富人子）訓蒙詩書之澤不得衣食之謀非才力之不逮也然則（一譬如世上之好讀書而不好讀書者無從置喙）爲富人之子飽食煖衣可以優遊藝圃奪幟文場又胡（本應捐貲爲語）爲其不進學與貧士等耶書云旣富方穀孔子告冉有（用引古訓以見富人之）云旣富矣又何加焉敎之太史公云君子富以行其德爲今之計富者出資課藝貧者安心就學貧士藉富者以定心志富者藉貧士以振家聲得亦兩得也然彼爲（平心之論使寒）貧士者豈必藉富人以養家乎非也貧士愛讀書其失

也無力富者重讀書其失也無心時勢使然也使父兄
士富人聞之心服
以從師考課爲先子弟以文藝習服爲務觀摩之效未
責重富人勸勉交加
必不辭耕耨之勤磽确而膏腴矣教化之行巴岷而鄒
前引指
魯矣則仍在父兄之富而有力是望也吾　祖龍泉公
諫公之成進士此處又引龍泉之建書院郎以先人勸
幼岐嶷篤志好學曾偕給諫郎峯公遊歸太僕之門太
學成效欣動子孫之富者望其爲善
僕贈有序且公家素封性好施並與涇邑查廉訪鐸周
御史怡倡捐水西書院以八十餘人爲會延鄒東郭錢
緒山兩先達講學於桃花潭即今之水西祠堂是也公
早年食餼當貢之年遽爾捐館維時給諫公同御史查

廉訪及青邑施堯臣銅邑佘敬中在朝共事合數邑之會友爲一代之名臣聲名文物有自來矣諸君何遽不如　龍泉公之好義倡建水西書院而誘之我姓生童才力之不逮也彤生本愚暗少年荒嬉入學之年詩文（現身說法諸君當共點頭）猶未通曉自負發白門從姚惜抱陳冶峯兩先生遊聆其教益忽而悔悟有志上進遂得微名然二十年京都十數載南楚諸君又何事不如彤誘之我姓生童進取（拔此一筆文氣更足文意更醒）之不能也今吾與族中生童掃除更張務使文風甲於我鄉科第紹於曩時而後爲賢子孫不忘厥　祖除書

知各族長父兄勉力勸捐外其我姓宗祠地址居中四
分有志之士咸就近約集形當倡首捐錢百千定每月
近日童子父兄欲為謀生
計置買恒産舍讀書一途更無他策亦時勢使然也誠
兩課其詩文之優者當獎賞五名其次亦給以紙筆其
看仕宦之家詩書之澤大抵多於農工商賈數代人又
年幼詩文之未精而才堪造就者亦致之考課經費出
何事而不讀書上進富人又何樂而不捐貧乎
於公項實惠及乎諸生鐵硯磨穿有志竟成族中子弟
倘以予言為不謬吾當繼　龍泉公之志捐廉倡建書
院又何不可今定於某月某日開課並邀董事面商其
一切議課規條核籌後即張貼祠堂是日諸父兄亦宜
率子弟修爾容敬爾事如生童之應試焉毋第以具文

視也可

先生此文其婉轉處乃一片苦心其勸勉處乃一片婆心鄉閭富人見之當見義必爲塾中子弟聞之當聞風興感吾知西鄉何氏從茲勸學興賢醇儒名臣人文蔚起不僅稱科名之盛也容冬在家鄙人與十舍弟蜀江亦商及此而力有所不逮世間好事竟讓先生先一着矣 舒其鍈鷺橋拜讀

纏綿愷惻之意流露行間昔賢云有眞性情而後有眞學問眞文章眞功業瑶於公亦云然 受業謝瑶謹識

[illegible]

[illegible]

蓮花夢記

說夢癡人也然而悅心思快耳目竭一生之智力不可得忽於枕席間得之故智者亦偶稱道若以冥然縱濁之氣紛然雜投之念凝結而成夢則亦塵土鄙俗而已矣安得有佳境某月日夢出戶行里許地勢一變巍然當面如人立如獸伏嵌空玲瓏氣脈連屬嵯峨而谽谺者山勢之嶙峋也霜皮磨銅翠筠削玉新綠一徑疎黃半林三五而交錯者竹樹之疎密也過小坡山之陽平畦數次𨙻屋離落鷄㗊㗊犬狺狺花溆柳堤淸幽而絕

俗村庄之位置也芳草綠蓐而成紋落花紅茵而錯繡迤而東水聲潺湲樹木陰翳兩岸交合攀藤附葛側行百餘步蛇盤蚓曲荆榛幽阻岈花風落片片從上流來力窮其曲折遂得異境豁然開朗蓮花滿湖一碧無際丹碧參差濃香如海詩有云三更畫船穿藕花花爲四壁船爲家猶未足以彷彿矣蜻蜓紅衣翡翠綠羽往來交飛上下征逐隄邊有水榭數間隱聞人語頃之見主人出戶瓊琚玉珮飄飄若仙睨之似曾相識揖余而言曰客竟有得意忘言之樂乎其粉香玉膩嬌酣而欲

語者溫水新浴之楊太眞也其浩如白羽縞衣素袂淩波而顧影者洛水之宓妃也若張昌宗則泥滓中物耳烏足以當此耶且余謂造物之不可知也久矣若夫長春之苑碎錦之坊黃金鑄屋白玉爲堂鋪鴛鴦而作瓦剖玳瑁而成梁晶簾珠箔飾碧懸璫樓臺則連雲疊雪亭閣則積翠沉香然而星移物換落月殘陽蠨蛸懸戶薜荔蒙墻美人娟娟隔黃土公子佻佻思斷腸曾幾何時而風號雨嘯衰艸枯楊且以一日爲百年者庸人之想也以百年爲一日者達士之懷也吾與子相遇於卒

然之間交契於無言之際對名花而忘憂撫良辰而如寄又豈偶然事乎即此地之一變爲荒烟蔓草未可知也再變爲朱門華屋又烏可料耶然則子何必惓惓於是而謂眞有此地眞有此花也乎噫大塊之文章何所不可眞亦幻也幻亦眞也子將從事於文當於此思之言畢拂衣而去余亦驚寤張目視之月光滿戶

亦是從解嘲荅賔戲等篇得來琢句用筆雅與柳柳州相肖　弟李裕陵讀

溆浦燕子潭硯石記

道光十年春予借補郴州判郴固多山而産石取數片製爲硯用以作字頗愜意秀才劉生聞之餽一石長尺餘厚寸許底面各殊其皮黃而瘤沈粟仲先生見而異之分其半各製一硯名曰樹皮鎸以銘友人舒君鷺橋索予硯徧觀之謂惟此最良甚類端餘皆粉嫩以指劃之即有痕皆下材也吾溆燕子潭潭底有石質重而堅性細而潤形形色色無美不備其發墨端與歙尙不逮余漫應之舒君亦微笑曰吾固知先生之不吾信也丁

酉秋代理辰郡通判約舒君同往通判分防浦市距溆
才百餘里舒君取溆石十餘片示予倩工琢之試以墨
材甚良考各家硯譜言沅言辰而不及溆蓋溆僻在一
隅而爲唐宋諸公足迹所未經耳去年冬吾家地山老
人暨沈粟仲宋于庭兩先生見予製溆硯極稱賞之各
持贈一相與銘之紀之作爲歌詩以表揚之欲以發前
人所未發嗣予署岳州判金湘門觀察耿退思太守二
公藏端硯甚多出以相較皆弗及各餽一方咸稱道之
適嵩雨峯總鎮赴郡過岳余在浦時曾由鎮遠致書索

予硯許之莫由寄今踐其約乃大喜岳之同官惠有亭
叅戎洪摹雲叅軍胡芝房明府王平舫文學以及諸虎
臣史雲裳諸幕友亦各贈一方如其意以去噫世固有
抱非常之才而隱藏於深山窮谷不爲人所見知者曷
可勝道奚獨斯石也哉然斯石也非舒君無由識非予
無由顯千百年後予與舒君或賴斯石以傳

州同州判說

國朝設官外官於府州縣皆有佐府之佐曰同知曰通判州之佐曰州同曰州判縣之佐曰縣丞考會典儀注凡府州縣之佐皆與印官平行分庭抗禮者也其同通之不附於府而專城自理者曰直隸同知直隸通判不在佐貳之列若同知若通判府之佐也若州同若州判州之佐也但州佐有二府所管轄之州州其屬也府其長也故知州見府用職銜手版屬州之佐見府從同若直隸州亦管轄各縣品級雖次於府而體制則與府無

殊其州同必以舉人銓選其州判必以恩拔副銓選非
若府屬之州同州判可以流品銓補之也直隸州啟事
於府用移文直隸州同州判啟事於州皆用牒文所屬
縣啟事於州同州判用申文亦猶府所屬州縣啟事於
同通用申文稟見用職名之例夫人而知之矣至直隸
州同州判啟事於府用牒文見府用晚生名帖又夫人
而知之矣乃今之現任直隸州同州判候補之直隸州
同州判見知府俱用手版稱卑職易云謙謙君子卑以
自牧豈作如此解耶孔子云恭而無禮此之謂矣夫國

家建官尊卑自有定制太自卑則鄙而人亦鄙之竊恐府與州視此不自重之直隸州同州判將以府經縣丞主簿吏目等官待之矣豈長官之妄自尊大哉人自賤耳毋怪乎今之知縣見直隸州同州判以平輩視之今之巡檢吏目典史見直隸州同州判亦以平輩視之人侮之乎自侮耳吾故曰不自重耳居官行事不卑不抗乃爲得中卑則鄙抗則傲於國制則有關於紀綱於世道則有關於風化非謙之不可爲訓實卑之失體而無禮如此等者卽以違制論亦無不可而近日又無人議

彈者竊恐趨而愈下無雄飛迹步之風將流而為雛雞墻犬之甚也因為此說以諷我輩之為直隸州同州判者

鸞橋氏曰考官制秦始置郡丞以佐守若治中別駕司馬長史等官漢晋以來隨時更改迄無定名皆郡佐也漢之刺史非今之知州也以六百石而糾二千石居無定所似明之巡按魏晋刺史統轄數州兼領軍務似今之總督隨書刺史則如今之知府知州刺史之佐亦稱別駕庾亮云別駕舊與刺史別乘周宣

王化於萬里其任居刺史之半安可非其人故近日州佐或稱半刺但古時刺史權重宋初懲藩鎮之弊置通判以貳州事既非官屬故常與知州爭權每云我是朝廷使來監汝舉動爲所制故錢昆求補外郡人問所欲昆曰但得有蟹無通判處可矣據此則今之州同州判猶宋之通判乎近時稱州同曰州司馬稱州判曰州別駕猶沿漢晉郡佐之稱而所謂任居刺史之半者不可得矣事權不屬故縣令不甚敬畏實閒曹耳若再不自重則監州之虛名虛體面亦不

存矣毋怪乎今之臺司尙另眼待同知通判而不以佐貳待州同州判也官之卑者至巡檢典史止矣乃今之巡典見州縣則敬謹盡禮見直隸州同州判則分庭抗禮州同州判見知府又何如此自卑乎討差使也求署委也非知府不能轉達於臺司故不得不謙恭以自媚耳卑鄙旣如此而求其有好官聲得乎先生今日不自重也余爲下一轉語自愛者乃能自重自重者乃能重公事重公事者乃能愛百姓

國初時稱督撫爲大老爺知府爲太爺乾隆時有府

道亦方面大員之諭知府遂稱大老爺道遂稱大人矣查會典通判正六品尙是藍纓今不惟通判用紅纓州同亦用紅纓府道轎圍竟用藍呢矣又查會典聖廟行禮州同州判拜墊皆在教職後所以重儒官也今州同州判俱排班在教職前矣諸如此類皆隨時自爲升降相沿已久恬不爲怪因閱先生之說而附記於後

復黎平張飛卿太守書

飛卿先生閣下八月初旬接誦手書因悉為事牽累以致去職殊堪浩歎繼而思之宦以海名前途原屬茫茫有遇順風揚帆竟渡者有遇逆風落帆停延者有覆舟沉溺者有載沉載浮而終登彼岸者此中皆有天焉亦惟付之不可知之天盡人力以俟之耳孟子云生於憂患焉知非天之所以故置閣下於艱難險阻之境使之愈深其閱歷愈臻其練達以陶養其才識而宏其用乎漢唐以來名流出處窮通得失其見於史冊者勿論矣

本朝如臨川李公穆堂太倉王公顓菴以及楚南之陳
勤恪公皆屢躓屢起者也近世如彭滄洲河督顏惺齋
尙書諸公亦皆於挫折後終致通顯以此推之則閣下
可以不必書空彤亦毋庸爲之太息而解組有感之作
并可勿和未知以彤爲然否也彤在楚南數年調邊以
後勢類投荒味同嚼蠟自新春握別旋楚銷差僑寓星
垣倏忽半載蒙上憲調濟僅得一署理辰州通判信而
委札尙未見下也將來台駕北上舟過浦溪尙可藉晤
一暢愫懷耳殘暑漸退涼風洊至且作達觀勿爲愁鬱

專此佈達并請近安諸惟荃照不一

復克庵大叔書

八月二十五日接奉大叔來書藉稔起居康健深以爲慰彤自到楚後遠離桑梓久違鄉中父老因監州僻在邊徼即欲寄一家言而鴻鱗亦難於覓便回憶都中所交遊鄉黨所在來者未嘗不心焉數之然未悉彤宦況者數年來或未得彤一音問不以爲忘情則以爲疎懶矣彤自謂邊臨口分駐深山窮谷中書差不滿百茅店僅數十家往來無衣冠之客日與溪蠻洞猺相對蠻烟瘴雨時復逼人奴僕或以疾亡或以窮去官則日坐冷

暑除種花習勞拈韻遣愁之外惟有北窻高臥聽山城更鼓清晨霧重不敢啟戸開窻黄綾被內強作安樂窩如此者忽忽五年遙憶慈幃既不能效安仁板輿奉迎即欲遺蕉寄鮓亦無便可託此與東坡之謫儋耳情何以異無怪乎王少伯尉龍標時竟棄官逃歸也去春因委駐洪江得離此土秋間委代東安由東安而零陵而祁陽所經歷者諸葛營朱陵寺五峯巖浯溪石鼓書院見漢唐以來名人紀載於山川則見九疑之奇衡嶽之峻沅湘之清洞庭之濶殊快人意冬間解餉赴黔省往

則雨雪泥塗來則春烟楊柳總計一年跋涉宦轍萬里
而進險阻艱難備嘗之矣間有託物興懷之作亦無非
滿腹牢騷之氣惟去冬計典內各憲念間曹哲況予以
卓薦將來或可得一攝書長史斗大州牧稍了讀書之
願以慰先人望子之心第未知上憲量移置於何地好
官不過多得錢恐此語未必然也承委籌備祠中公事
並寄來知單足徵大叔上爲祖宗下爲子孫之至意彤
宦途稍爲通順俸積之餘定當惟命是從尤所願者令
孫慎修將來或列清班或司民社必能繼大叔大人之

志以圖厥成而善其後也夢華弟近就何館光景何如同鄉故交如戴蘊山陳警園陳繡與諸人聞皆已物故令人有晨星之歎 形 在黔省得晤廉訪楊疊雲先生曾詢及大叔近況諄諄念舊可謂古道君子矣昔年故交悉登臺閣 形 等猶碌碌風塵才與不才不惟相形見絀令人滋愧矣吾姓無他惟少讀書種子耳寒士既難讀書惟望有力者捐貲樂助或賑荒或施棺或明教或勸藝無不可行然此亦佛家之所謂願海也安得有力者爲之慈航普渡俾同登彼岸哉古云有志者事竟成吾

叔既堅此志又爲鄉黨所推重想此事定能有成彤亦

惟勉爲好官儉以積財將來量力捐助以共勷此美舉

吾叔以爲何如肅此復聞恭請福安並問閤家均好

與沈德峰巡政書

閣下以入夏以來天久不雨出示齋戒設壇祈禱所以爲民也乃閣下僕役有言客民在雷祖殿食雞蛋違禁令者特簽差拘提赴案彤昨晤閣下以爲愚民無知乞爲原宥而閣下不允所請意此輩必有觸冒忌諱致干閣下之怒者彤姑再申一說爲此輩解焉閣下爲民禱雨若未雨而食雞蛋自宜指名究治如其既雨亦宜包容隱覆以昭息事之度即以齋論齋之言齊所以齊一其心思也朱子註齋字不茹葷亦只葱韮之類非禁止

食肉也　國朝典禮凡祭祀禱求皆先期頒示齋戒但
祇以律官而未嘗律民今赫然下令必欲追問在閣下
之意不過少示懲創使其後日不敢藐示官長輕違故
犯非果有意怒絶之也食蛋者不知此意妄生畏懼𢖍
竊憐之即洪市之人亦莫不以閣下此舉爲當然而莫
有敢爲閣下言者非以其食雞蛋有汙雨壇干犯閣下
是懼哉彼民既知懼矣閣下必以雷祖殿食雞蛋者究
之則非惟無補於地方之得雨而反難防民口之如川
其故何也閣下不聞桑林之禱乎夫以湯之聖而能自

訟天鑒厥衷甘霖立降我輩出身加民豈無有過舉上干天和者不雨之故未必非官斯土者之有以召之也如以食雞蛋之小過而必欲治之現在洪市痞匪有竊人牛羊者刼人貨財者奪人婦女者其惡十百倍於食蛋簽差勒拘縱逸不獲閣下烏從而治之不此之務而乃於無關緊要之件察察爲明是使斯民謂官借求雨以擾民而紛紛有怨官之議也日後閣下必將追究僕役莫有言者彤忝在同官不得不言伏願閣下臨民以寬申以訓詞免其責罰使雷祖殿食雞蛋者幡然悔悟

各自愧勵上追成湯祈禱之忱下繼王烈聞知之風遠邇人民心悅誠服豈不甚善閣下其有意乎當不以予言爲河漢也臨潁不勝企望切禱之至彤文再拜敬白

謝施潤齋茂才書

日昨道過龍標得以登館把晤飫聆清言別後即於是日午後抵洪於案頭得觀來函展誦桃源道中紅葉詩知閣下寄託遥深未許外間問津及敬讀爲家慈壽序不惟前後起訖映帶有法其叙事則於疎宕中見嚴密其引證則於拉雜中見清晰其接落轉折絶不使一直筆平如老將行師紀律嚴明而五花八門又令人心驚目眩難以猜度此非寢食於古者曷克臻此老母壽序頗多今復得先生不朽之文而可賴以傳賤弟兄及子

姪輩讀先生之作當亦狂喜稱奇拜嘉惠於無旣也弟一官匏繫捧檄連年于役中忽遇吾兄得此傑搆亦足爲遠遊人添一快事矣肅此道謝卽叩文安不旣

致州同幕周某書

不晤光儀倏經數月屢於貴居停函中附候起居想已入清睞矣茲有啟者弟以靖州判職司總捕連年奉道憲札委在於辰沅靖一帶地方沿河訪緝今春因洪江林端甫去任復奉道憲札知以洪市五方雜處百弊叢生不可一日無官委弟暫行兼理前充委員尚可委之該管州縣今既身任其事豈可因循貽誤負上憲諄囑致同官訾議是以接篆以來即將洪市痞匪賊盜滋擾及差役扶同舞弊情形備悉致州致縣應如何振刷乞

爲示知乃并無一語復聞月初搶竊之件隨獲隨解因痞匪聚集太多恐釀事故摘其緊要數件備文畧爲告知貴縣本州不過使知地方弊端以便先事預防非有他意也乃竟行札申飭謂弟到任月餘不能使匪徒斂跡致盜賊縱横近之盜賊聞一撬州垣再偷協署豈僅有於洪至林祥林楝每次來洪便有搶竊之件訪聞搶竊之犯無不與林祥林楝通氣者易小滿一犯接年在洪米厰率黨持械阻米惡索去冬黔陽書雲史在洪數日勒差捕緝因而潛匿黔之太平鄉今因謡言雲史赴

省竟復率黨來洪昨弟同黔陽懸賞勒捕始行離洪聞其黨羽甚衆在書雲史尙且無可如何一巡司十餘名弓兵焉能使之絕跡札內謂弟擅訊捕獲之犯不問其姓名里居何以備文移交謂弟擅受除解交盜竊外有何事件審結詳銷即如周剛亭控梁作昌一件弟前因周姓在敝處具稟是請縣可否發交就近訊詳准與不准均在縣中又何必行札申飭以擅受二字壓倒不相關照之巡司乎謂弟討好兼理洪司原爲會同辦公於我臨口判何益豈不要討好乃如人意耶况洪距縣甚

遠塔匪賊盜盤踞於此已經有年若不早爲驅除任其時行聚衆結會將見愈集愈衆勢必如江華而後止事後再行討奸竊恐未及矣巡檢非弟所應爲之官諸事非仰仗於縣則呼應不靈州判非知縣屬員動以札文見飭弟豈爲巡檢折腰仍以委札繳道請貴居停自行兼理當必使賊盜無蹤商民安業者弟亦婉禀道憲繳還札委改紘而更張矣閣下司理刑名嫺於吏治當不以鄙言爲河漢也特此奉聞順候文安

致何地山先生書

地山宗長大人閣下月前接奉復示備叨關注銘感莫
宣邇惟宗長先生起居迪吉襄事賢勞為頌茲有啟者
弟於到任後查浦帀本年夏間曾有搶竊各案并訪聞
有素行不法之姚啟松搶竊貨船姦拐婦女學習拳棒
身帶利刃鄉帀畏其兇橫捕快無不通氣歷有控告從
未破案因整頓捕快去其疲玩出示招充十一月初有
毛安承充當看其人相貌凶惡衣服鮮麗令人心疑卽
着人暗訪聞其在外兌換金銀愈令人疑拘到一訊乃

溆浦慣賊毛成典在溆有案在辰谿有案玆於十月初
二日夜同姚啟明等竊湘鄉縣署金珠寳翠估贓約千
餘金在浦市各典起驗印封因其金釧有夾斷者珠寳
有不全者未敢經手令各典自行呈繳府庫復訊典本
衙門差役詭相往來供出於去夏入卯之姚進相交詎
知進卽啟松自道光四五年起姦佔弟婦有案搶刼穀
船有案搶賣江西過客婦女有案嗣於八年姦拐姪孫
女藏匿地窟揑稱溺死從未破案因其與毛成典兌換
金銀坐地分贓細研窮究因而破案在 形到任未久卽

行訪獲據實通報似可邀免議處而湘鄉有衙署被竊之咎辰郡文武員弁有諱盜諱竊之咎若彤從而掩之亦有規避之咎昨於本月初六日親自解犯交本府王太尊審辦其通報各縣公牘沅陵縣韓八兒捐馬追轉而來年新正王彤甫先生晉省必謂彤不識時務執固迂拙彤於此案亦籌之再三矣兩犯皆差役不據實聲敘是規避也餘犯未獲倘在隣省拏獲供出案終破也且近來辰沅一帶滋事者半屬差役彼知官之難於辦案也故其爲惡日益肆如武岡之猺鎮筸之兵黔陽之

易小滿其明徵也孔子云不可使知之今則盡知之矣
地方一經有案慮同寅之干礙本身之處分咸思化大
爲小化有爲無其如百姓不治何哉而同官之忌 彤者
或以爲邀功怨 彤者又以爲認眞事既眞矣必使之假
竊恐弄假反成眞耳在官人役重重犯法遑遑然求免
過而不得何功之有俟將此書轉呈祥垣太守一覽倘
晤彤甫先生爲 彤一解嘲也尚此布達祗希荃照不既

致徐星伯先生書

星伯先生閣下彤自違别以來忽忽將十年矣迴憶在春明時凡大人先生之有以益我者未嘗不遥望燕雲而延佇也丹於調邊後監靖州之臨口曾接閣下手書諄諄念舊心甚感焉嗣致復數函並問夙昔交好而皆無一字見答豈爲洪喬所鄙付之流水任其浮沉耶僻處邊徼跡類投荒兼以鴻鱗之便雖欲時爲肅候起居輒以無所託寄心焉中止惟有誦古人落月河梁暮雲江樹之句遠企而神馳耳今秋因公在省得晤兆晴川

司馬詢悉閣下精神如昔並知令嗣已登賢書不禁爲之狂喜雖走馬長安有花有待然養之愈深則達之愈遠也餘亭二兄近狀何如已慶麟喜否其家中景況自淵浦師身後仍如舊否也伯昂先生聞有喪明之痛不覺爲之不樂至聞仙槎先生有子承家繼典清班則又爲之一喜也弟年已知非景升豚犬倘未一見慈帷之年已臻告存山川間阻既不能效安仁板輿奉養即欲遺焦寄鮓而閒曹窮困每形拮据公私實交迫焉數年來委駐會同之洪江汎查拏匪類賠累不少客冬復捧

檄赴黔護解鉛餉今春始旋弃馳萬里風塵雨雪宦途
滋味領畧殆盡當道諸公念下吏微勞於 計典內予
以卓薦殆欲驅策駑駘俾勿終老泥塗耳意冀上憲量
爲轉移而州牧祇一武岡別駕僅一晃州例得升轉然
垂涎者衆非有大力者爲之吹噓則捷足者先得之矣
茲因晴川司馬寄信來都之便肅以布聞敬請台安統
希荃照不旣

[illegible]

致岳州黃別駕書

石泉二兄閣下日前因公在岳得以時相晤叙趨承屢啟芳樽常陪綺席作湖山之勝遊聆蘭言若屑玉高會羣仙不拒俗子快也何如感謝奚似邇惟閣下以閒散之仙吏作風月之主人退食餘暇登樓憑弔又不知胸中吞幾許雲夢也弟於季春中旬抵省茲以西見遺缺俾縮斯篆既屬赤緊之區復多虧欠之項補苴罅漏實爲大難吾兄高明其何以策我也前承招遊君山擬謁二妃墓尋欒巴取酒處遍登十二煙鬟步郭璞遊仙之

韻乃爲駭浪所阻未暢斯懐遂同登扇山而御風坐仙亭而待月惟憶耿伯宗慷慨而談經濟李謫仙豪放而歌風騷吕子明清明而多頌聲賈潁川抵掌而論治亂張伯高落筆而生雲煙而閣下方且如君家子久放浪江湖相忘形骸之外不欲爲一官所拘束區區吳蒙亦思效吾宗平叔對酒清談一瀆諸公清聽閣下以爲此日之遊可稱嘉會不可無詩奈以拵撇弃馳未能掃去俗塵一寫風景俟心緒稍得清閒筆墨調和當搜索枯腸爲君歌詠焉知後之結伴而遊者不將索我輩於千

截之下謂當日有若某者有若某某者其賓主皆東南之美也哉春光已去夏日初長臨風馳想鄉藉于墨致候起居伏惟萬福

答宋于庭明府書

于庭先生閣下省垣握晤倏忽歲月于役奔馳音候亦疎弟於五月奉撫委查勘湘陰圍田私垸六月復奉撫委前赴岳常一帶查看水師戰船至前月二十七日始行回省銷差得誦手書就悉先生榮涖肥水握符耒陽想已繼鳳雛之高蹤展驥足於康衢苛看循聲遠播卓薦頻膺矣至於鹽務一節其初毘聯兩粵之處原食粵鹽後因淮商壟斷囑託　部議凡可通舟之地悉行淮綱舍近圖遠不便於民雖經言路屢行奏請稍爲更變

屢奏屢駁天下事有利必有獘今日之州縣礙於捕緝復增賠累而淮商更形虧歉正不知將來作何料理也交代轇轕近日已各處皆然但一經接手不無分攤之項惟看清應接不應接應攤不應攤耳至缺之美惡則在宰是邑者為之潛移默化況先生學養有素閱歷復深正可掃盡俗塵另開生面奚以愁為語云官似一臺戲弟是梨園子弟尚未出腳者亦不知將來登塲又作何情狀姑以門外漢為局中人作一解嘲可乎邇來暑氣全銷秋日以深遥惟起居安善閤署迪吉為頌公餘

有何著作希爲示知以廣見聞弟雜作蕪稿前承賞鑑
茲已付開雕氏並懇大筆一叙藉此佈復卽請升安統
惟心照不旣

國立浙江大學圖書館藏